

年

卷

期

3

3

第

第



貢獻  
三卷三期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三期(即21期)目錄

封面

近代革命的藝術運動中的新舞蹈

冥器店

二郎姑娘之笑

梔子花

血與天癸第一章緒論

『北京乎』的序言

蘇州

漢遊識微

病了玫瑰 (布勒克詩)

廣州的抽，喝，喫。

湖上征鴻 (寄周開慶君)

作家與人生

歌 (羅寒蒂作)

——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方勻

士元

慵子

孫福熙

喬琪

江紹原

陳醉雲

胡兒

蠶生

李惟建

招勉之

趙銘彝

王任叔

巖野譯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期第

一期起，預定日期。如有改動，如

下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十六册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份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三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 開明書店 泰東圖書局  
新(兼代定) 亞東圖書局  
處 光華書店 春野書店  
南華書店 協遠圖書公司  
愛文書局 金盾書店 真友圖書印刷公司  
現代書局 愛文書局

扮演「火之鳥」的加爾薩薇娜



(參照「近代革命的藝術運動中的新舞蹈」)

# 近代革命的藝術運動中的新舞蹈

士元

——俄羅斯舞(Ballet Russe)

舞蹈與演舞——俄羅斯舞——達勾列夫氏——伯克斯得與福根——新演舞的天才尼琴斯基——加爾薩薇娜——巴白綠娃

## (一)

舞蹈是原始人的感情之表現，不論在那一個民族裏，都是自古相傳着的。歌謠，音樂，舞蹈，都是人的感情之表現的根本。它們所要求的，是旋律的美。一個旋律，表於言語時成爲「謠」，表於音聲時成爲音樂，表於軀體的運動時便成爲舞蹈。表現舞蹈時，因爲所含的意義各異，便伴着發生了一種劇的動作。卒竟是取了演舞的形式。

這里所稱「舞蹈」是指 Dance, 「演舞」, 是指 Ballet。舞蹈通常是跟着音樂上的拍子，把旋律的形式，置於一定的規矩。這般便構成了單以體軀之運動的形式美爲主眼的舞蹈。但演舞便沒有單單是伴着音而動的拍子的旋律。在那里至少總含有一些意義，含有一種有內容的劇的動作。

所以演舞不以音的拍子爲主，是以節奏爲主。

歐洲演舞之起源，當在十六世紀。初起於意大利，一五八〇年入於法蘭西；路易十三世和十四世時，產生了不少以演舞名手聞名的宮廷的演舞者。西加諾，拿破來，桑安達來等人的名字，至今還傳着。但演舞是被用於歌劇中，作爲默劇(Pantomime)而發達過來的，其中當然不單單是身體的動姿，其採用舞蹈的分子也在不少。演舞和交際舞一樣的需要許多人；總之在造成劇的動作的範圍內，舞者是一個人也好，幾個人也好。此演舞，到了近代，一時似是衰滅了。並且歌劇之在舞台上，也將被人輕輕看過。但最近起來的所謂「俄羅斯舞」(Ballet Russe)正是這一種衰滅的現象的反動。

「俄羅斯舞」是什麼？當然不是「在俄羅斯的演舞」

的意義。「俄羅斯舞」實在是有特殊的意義的新語。因此不能解作是俄羅斯國民的演舞的形式等意。如今我們普通所說的俄羅斯舞，是作為反抗俄羅斯的宮廷舞者一派的許多藝術家所創造出來的新演舞的意思。換言之，便是革命的藝術運動中的新演舞之意。此偉大的創造，是出於什爾仇特達勾列夫之手，其後出現了一班舞台的藝術家，如革命的舞台畫家勒昂伯克斯及演舞的天才彌哈兒福根，尼琴斯基，白爾姆，並加爾薩薇娜，巴白綠娃等可警嘆的女性，便得達到了今日那般的隆盛。

俄羅斯舞和史太尼司拉夫使基在演劇上嘗試的革新運動一樣，由達勾列夫把它嘗試到演舞上去，這纔得了它的新生命。達勾列夫氏創造了新的綜合的藝術的演舞；在那演舞中，新的舞蹈家是必要的，音樂是必要的，光線及背景一切舞台裝置是必要的。舞家，畫家，音樂家等所構成的新的綜合藝術，便是這俄羅斯舞。所以這種舞，不是歌劇中的默劇，也不是舞劇。是完全獨立的有意義的新藝術。

### (二)

達勾列夫氏的一行人最先出現於巴黎。他們在夏得利

戲院所表現的藝術，忽然博得了歐洲全土的驚呼。然後赴倫敦，至紐約，於是俄羅斯舞便成為世界的藝術。

達勾列夫氏的成功，雖在於他自身的創造的得當，但亦應歸功於他手下的許多有為的天才。如果沒有了完成他的創造的演舞的天才尼琴斯基和加爾薩薇娜和巴白綠娃，則俄羅斯舞決難得到如此的世界的聲譽。再如果沒有伯克斯得那麼天才的舞台造意家，福根那麼能夠創造美的光的藝術家，俄羅斯舞也決不會得到這般的成功。並且此舞的音樂之選擇，得了史托拉冰司基那麼的天才作曲家，這也大有其力。綜合這裡所述的各方的藝術的才能，而歸於達勾列夫氏之手，俄羅斯舞卒竟達到了美滿的完成。

俄羅斯舞的形式，與一向的默劇的形式不一樣。它沒有一定的形式的舞作。它的舞，是個人的獨創；舞者依了他的自發的體軀的運動，得自由的創造舞作的內容。其表演不單是運動的形式化，只不過有跟着音樂的節奏，自由的把自己的靈感形式化的創作力。不必守着一一定的形式，是依了自己的靈感，使它有生氣，把它創造出來。把埋沒於死冷的形式中已很久的演舞，依了人的活血和肉，轉換到有生命的運動中去的，這是俄羅斯舞。換言之，俄羅斯舞可說是把成為演舞的本質的「運動之旋律美」完全解放了出

來。也可說是把人的感情之活的表现，使在軀體上可以自由創造。在人的運動中，調和並綜合起來的，是舞台的一切配置，也便是音樂。音樂的旋律美，背景及光線的繪畫的美，和縫合此二者的活人的軀體的運動，三者完全的綜合起來時，在那里便顯示出一個有調和的旋律的世界，這便是俄羅斯舞。

此俄羅斯舞的在其為一個綜合的藝術的一點，是有很大的價值，所以不能單以作品所表示的意義為根本。但因此演舞之台本，不能保有演劇中的戲曲那樣的位置。戲曲是一個文學，有思想，也有構思。但此俄羅斯舞則是以如抒情詩所給與的感情為一個作品的主题。換言之，可說是演舞的詩。此詩的感情，一方面由音樂來表出之，一方面又由色彩形態的舞台配置來表出之，同時又由舞者的體態，來表演其全個。俄羅斯舞的作品，即台本，其情節多半是近於荒唐無稽；即使有一節如歌劇者，但決不連情節也都變弱到。只不過那裏活動着的感情是有些相像。試舉有名的俄羅斯舞之名，則有加爾薩薇娜所以為得意的「火之鳥」，「西拉沙陶」，尼琴斯基的「牧師之午後的前奏曲」，「薔薇之精」，巴白綠娃的「白鳥」，「拉白利」：此等作品中所見的，大半都是以情緒為本位的抒情詩，其構思也

不過單單是抒情詩罷了。

來昂伯克斯得的舞台配置，是給與此舞以新生命的重大的要素。他的色彩和線條是強烈而很印象的。他不是要表示一樣東西的形，他要表示的是情緒。他的強烈的線和色，是幫助了演舞的線與運動，有使旋律一致起來的效果。

福根是此演舞的一團的最初的名舞家，同時是有巧妙的舞態的名人。「西拉沙特」，「伊果爾公」，「薔薇之精」等微妙的軀體之旋律，得力於福根之創意者甚多。

至於演舞的天才尼琴斯基，是給近代的演舞藝術劃出了一個新紀元的人物。因為在他的演舞中，有一種誰人都不能做的獨創。他做舞者，有他的稀有珍貴的技巧。尤其是他所以為得意的，是他的奔放的跳躍。他的大胆的演舞的線條，好像是表現着靈魂的跳躍，充滿着活力和魅惑。他在根據有名的特比西氏的樂曲所作出的「牧師的午後」中，扮了牧師，如跳躍於天上，又靜靜的把軀重降落於地上，這完全是他的獨創的演舞。可惜這一位演舞的天才，不幸夭折。

尼琴斯基的配角，有妖豔豐麗的容色和姿態，把微妙的旋律移到舞台上姿態中的，是加爾薩薇娜。俄羅斯舞的



新味和魅力，得於此女之演舞處最多。他所創出來的舞的線條，常是伴着色彩的美和繪畫的美，在有名的「火之鳥」裏扮了火之鳥的她的魅惑中所充滿着的線條，被稱為不可再得。

安娜巴白綠娃更把強烈的熱情，放進到演舞中去。她的演舞，給觀客一種眩惑之感，他的全身常在一種感激之

波中顫動。潑潑的跳躍，是他所以為得意的。其得意作

「類死的白鳥」，人都感到在微妙的恍惚中，不絕的盪動着感情之波。

加爾薩薇娜，巴白綠娃，此等難得的女性之存在，是給了俄羅斯舞以多麼大的魅惑和引力。若沒有了這二位天才，俄羅斯舞要得到今日那般盛名是一定很難的。

## 冥器店

慵子

常常在街上看見一種冥器店。在那店裏，陳列着許多紙糊的箱籠，以及時辰鐘，汽車，甚至連紙做的熱水壺等也有。店裏的人，更是埋着頭起勁的在製造。不見猶可，一見了總使我深深地發生感慨。這些東西，不是完全付之焚化的嗎？對於人類可說是毫無益處！然而却費許多原料，費許多人工，去幹這樣的事情，真是浪費中的浪費。關於人類物質生活的過度的浪費，如果足以妨礙社會的安甯與健全時，那麼，為大多數人民的福利起見，我覺得政府應該用法律手續去加以限制；至於像這種完全搗鬼的事，尤覺有取締的必要了。我希望政府能夠對於與這一切類似的事情加以注意，這也許是實行民生主義的過程中所未能忽略的事罷。



## 二郎姑娘之笑

孫福熙

哲學家文學家竭盡心力所不能解釋不能改易的人生，只要小姑娘的一笑，就完全明瞭，完全變更原有的沈死渺茫狹隘而爲活潑靈妙的態度了。

惟有人是最不可理喻的動物，你用最美妙的字句，用最嚴厲的辭色，用最顯而易見的從這玻璃管倒入他管而變紅氣綠水的實像來告訴我們，我們却不肯信從。但只要有些根據理論並不載在經典史傳的一絲觸動，人生却閃爍燦爛，轉瞬萬里的充塞天地而立其衆人瞻仰的永世理論了。做藝的人呵，你就是從世上禮法密網的這點空隙，脫出你的鋒芒，而引導網內自以爲安樂的苦難人生到了真正鮮美的境界，不必風雨侵蝕那樣久遠的忍耐，不必烈火焚燒那樣勇猛的憤怒，這密網就不斬而自裂，再也籠罩不住一個即使像豬樣蠢笨，像龜樣爬的慢的動物。

郎德山，你的技藝之高妙我或者還未能懂得，然而，我深信二位郎姑娘的笑容引我探首露出自來籠罩着我而使

我認爲安樂的密網了。

呵，中華民族呵。說起民族，我真怕說我們這沒有好話可說的民族。不過，正因爲這個緣故而不得不屢屢的要說他。中華民族呵，這民族是只知層層造網自縛而不知鑽出一個細洞的。

郎德山先生，你，雖然穿着繡花的完全中國式的服裝，却用毫不拘束的志願的高尙的舉動，這就是使我們觀衆在鐵籠中慄慄戰抖而欲跳出牢獄隨你動作的。

我們所有這覺悟的感受，就在幕未開時美娜姑娘與妮莎姑娘從幕的兩邊跳躍出來的時候。兩位姑娘笑容的第一線就深刻的印入我們的心中。這笑容，如此自然，如此真誠，如此熱烈，如此永久，如此沒有什麼可以比較的純潔偉大，貫徹你們全團演員的一切動作，貫徹我們全場觀客張大雙眼滌除萬念的一切人的心，直至永遠沒有終了的時候。你們跳躍時是這樣的笑，歌唱時是這樣的笑，跪倒

時，跨步時，後俯及地而奏着提琴時，從高倒下而吸引杯水時，一分一秒鐘之內沒有不照樣的笑着。不帶絲毫勉強，不帶絲毫疲倦或疑惑。呵，這使我拋棄一切疑難一切畏懼一切憂慮等瑣小怯懦性情的笑呵。給了我不能形容的神奇的力量，這笑是你們全團的主腦，一切游藝只是這笑的註腳而已。

郎先生，我近來正狂熱的在羨慕巴黎的笑的生活。我們中華民族中是只有笑字而沒有笑的動作的。幸得你們介紹過來。從二位姑娘黃色皮膚裏透出這樣甜美不盡的笑，不但證明這黃色民族也有這樣的本能，而且用以感染我們，真是這民族的光榮呵。這樣大的使命，在我們所尊榮的學者們是用十年窗下的功夫，把細字厚本的大書譯成漢文，加上許多註解，加上一篇長序，名之曰文化介紹。可是並沒有多人是這樣做的，因為多數人說這勞而無功。所以有較多的人就專翻譯短篇，或者用了中國人的名字，依照外國名作而創作短篇，這該是很有功效了嗎？試問你的戲場中的觀眾是有多多少少能看這類創作能瞭解這類創作的？我就不得不佩服你們的藝術了。你們全用中國戲法，雜耍，武技為材料，却能十分充滿的解釋而喚醒我們的人生了。戲法，雜耍，武技，在中國南北各地均可在街邊或

市旁見之，但哪有如此華麗的繡服繡幃，登如此廣大高台的。你們完全用了中國的色彩，吸引中國觀眾的注意，却用熱烈濃厚活潑的態度出之。你們的戲法如燒紙接紙，幕後盆魚等，雜耍如流星，旋盤，耍繩等，武術如槓子等，都是中國游藝家所常要的。然而你們的態度是與他們的不同了，你們有西洋演藝者的熱烈，却重重疊疊，一技未了，一技又起，比西洋游藝更豐富而複雜。

還有使我快樂的，你們的技術中充滿着粗糙的意味。因為你們的藝術材料是採自社會實際的，所以雖然是繡幃繡服，沒有表現矯作的虛偽，看郎先生隨時喝采隨時助興，當二姑娘出台跳舞時作陪伴的姿勢，與二姑娘於他人翻槓子時的做各種調和演藝者的舉動，都是不惜自己特尊的身分，這當是郎先生從初賣藝時遺留下來的。現在，在如此偉麗的舞台上，你們還保存這個習慣，這是你的光榮，你的奮進勝利，宜其二位郎姑娘永遠不竭的笑容之如此真誠也。

演蕩寇的范彭克是懂得偉大的人性，演馬戲的卓別林是懂得真實的愛情，永遠笑着的二郎姑娘是懂得哲學家文學家所不能解釋不能改易的人生。你們在桌上四脚不平的條檯上，向後倒下身體，來喝桌上的杯水，這杯水告訴你

人生的艱苦清涼與甜蜜，而你們還是絲毫不改常態的笑着，我因此也嘗着我的艱苦清涼與甜蜜了。

在此你們離別之時，實在沒有字句可以如我心思的來表示謝意。倘若我還是在法國時，或者是初回國時，說不定還能說出一句使你們飽受外國教育者喜歡的話。現在，却只與大多數的我們同胞一樣，對着你們豐潤強健的身手做

出活潑莊嚴的舉動，我們還不免俯身咳嗽，仰頭呵欠也。

這種思想或者要被人疑惑是我有作用的，……呵，我的這種顧慮就是老大民族卑鄙的表示了。

現在，沒有別的話可以送你們，只有祝我所領會的二郎姑娘的笑，永遠伴着你們，去喚醒各處的中國人，去為我們的民族增光榮。

六月七日，一九二八。



當梅子黃熟的時候，梔子花也開了。它那濃烈的香氣，白嫩如牛乳的顏色，頗能象徵着初夏的美。這時，即使是忙於生計的工廠裏的女工，被幸福與年華所遺棄的傭婦，也動了愛美之心，從羞澀的口袋中掏幾個銅子來，買幾朵梔子花簪在頭上，或是佩在身上。往年，當賣梔子花的人在巷中叫喊時，總是紛紛地下着梅雨，所以一說起梔子花，每每給人以雨的印象。可是今年却還依然保持着晴朗的天氣，好像陽光也在替一般人祝福似的。

# 血與天癸第一章緒論

江紹原

「血與天癸：關於它們的迷信言行」一書，我早同上海開明書店說妥，由他們發行。前幾天收到書店主人章錫琛先生於五月廿日寫來的一封信，中云：

上星期六有上海特別市教育局公安局員同租界工部局西人來我們店裏檢查書籍，敝店夥把所有書名上帶有性字的書都收起，所以性的故事，性的智識，性與人生，性與遺傳固然不好賣，就是新女性，自由的女性也不好賣了。大約性理大全，性理精義一類的書也在應該收起之列，幸而我們店裏沒有。尊著血與天癸，不知命運如何呢！

我固然管不了官吏，可是官吏也未必約束的了。我將照我預定的計劃，繼續寫作該書，隨時在雜誌上分章發表，並於全書寫完後彙齊送開明書店印行。禁不禁是官吏的自由，寫不寫是著作者的自由。第一章的主文，是將一篇舊作改寫成的。主文前面的兩萬字緒論——此次所發表的便是——却有十分

之九是近作。

全書的導言，已登貢獻二卷七期。中有幾處應更正：頁十五下欄末行之「(注十)」，應刪；頁十六下欄行三之「(注九)」，應改為「(注十)」；頁廿五下欄行四「他們彼此却決」，「却」決」間應添「不是」二字。十七年五月卅日，時在杭州。

## 第一章 人及動物的血入藥

唯理的醫學系統，在人類歷史中是出生得很晚，生長得很慢的。

但是在唯理的醫學未出生以前，人們苟為病痛所侵，並不是乾坐着不動，等候病痛自己消滅，或者連痊愈的希望也不抱，而唯束手待斃。那時，人類自有他們的一種醫學或醫術，即使從現在人的眼光而論，那種觀念和方法還夠不上醫學醫術之稱。那時所能有的醫學醫術，我們不妨即呼為迷信的醫學醫術。

迷信的醫學醫術之先於唯理的醫學醫術而存在，是不足為奇的：這只是導言中所說的假知識先於真知識，荒謬舉動先於合理舉動而存在之一特例而已。

唯理的醫學與迷信的醫學之不同，從病因論，診斷法，治療法上面都可以看出。現在的唯理的醫學尚未能找出所有的病的原因，例如痘瘡究竟是什麼細菌所釀成，近代醫學家至今尚不確知（註一）。至於他們所已找到的能使人生病的原因，則不外乎自然界中各種大小的有生無生物——這些之中，有些即使非肉眼直接所能見，然其存在總是用或種試驗所能證明的（註二）。迷信的醫學之病因論則何如。近代人尚不能解釋的病痛，有些它已經糊亂解釋過；近代人已發見了唯理的解釋之病痛，從前它所下的解釋却是玄虛的。它所承認的病因，有些不但非肉眼所能見，而且也不是或種試驗所能證明。它認為能致病的各種大小事物，程序，和生物，有些實不是病痛的真正因，另有些簡直是本不存在。「鬼箭風」的鬼與其箭是當真的嗎？一個人心痛果然是因為他的敵人雕了一個桃木人，在背面寫了他的姓名八字，當中釘了一根鐵釘嗎？

再講診斷法上面的不同。唯理的醫學所用由手續，想來是先從病者或旁人處察問病前病時的情形，並查看病者

身體方面精神方面的各種有關的現象，於是用這些為張本，斷定那為害於他者是哪一個或哪幾個病（註三）。近代醫士未必一見就能說出眼前的是什麼病，但他斷病時所要找的憑證，必限於他的經驗及學理使他認為與病直接間接有關之區域以內的。迷信的醫學的診察法又何如：第一，它的目光常用到他以為與病或病者相干而其實絕不相干的地方上去；第二，即使它所找的是病者身體上的或種現象，然那些現象許並不足為病的索引。甲子……以至癸亥日發燒頭痛，我國人常去查一個表，憑這個表來斷某日是某種鬼為祟（註四）。漢醫診視病人，最重切脈，所診若為小兒，則看食指之紋（註五）。但各干支日的頭痛發燒，其原因果真是沖犯了某種鬼或星宿嗎？病與脈的關係是否密切到如此地步所以憑脈就可以斷定病是在「肺」，「肝」，「心」，哪一「家」嗎？

診斷法之不同，一部份緣於病因論之各殊；治療法之所以不同，亦然。病的程度太深者，唯理的治療法也未必一定生效；而況有些病——例如麻瘋——至今還沒人敢說已經有了治好的方法（註六）。但因唯理的醫學所承認的病因，不外乎自然界各種大小隱現的事物，所以它所定的治療法也不外乎預防，抵抗，減輕，消滅這些物事之方

術，雖則在形式上有服藥，敷藥，注射，浸，照，割，按摩等法之不同。唯理的醫學，也許所用的器具極巧妙，手續極麻煩，藥物極精而貴重，但這些若與迷信的醫學命令病者或代替病者所做的事一比，恐怕有時反不如迷信醫學那樣光怪陸離，有聲，有色，不如那樣令人目眩神移，不如那樣飽含詩意和人情。迷信的治療法雖也包括服藥，敷藥，按摩，針刺，薰浸，……等術，但目的在驅鬼，降神，消災，對抗邪法，除去或恢復一件它認為有而其實沒有的東西。而且它為達到以上種種目的或云消除它所謂病因之故，還定下許多旁的對症的或預防的舉動和儀式，例如下面的：上元出門「走百病」；自己身上哪部分有病就去摸一個佛，菩薩，或神祇的偶像上相稱之部份；患重傷風，寫張紙條貼在大街上把它「賣」掉；久病不瘥，聽從術士的話而改造房屋或租屋；又如企圖將所患之病移到一個有生物或無生物上面去（註七）。

且將「太平御覽」中保存着的一個故事引了來以指明迷信的醫學之病因論，尋求病因法，及治病法是一貫的。此故事「太平廣記」中也載有，雖則細節目稍稍不同。

鄉里人柳休祖，父病鼠瘻，積年不差，及因垂命，

合兜來從吾（郭璞）乞卜（太平廣記引作：有日者柳休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瘻，積年不差，漸因垂命，休祖遂占之），占得頤之復，按卦，應得人師姓石者而治之，當以鼠出（廣記作：當獲灸鼠）而愈也。休祖兒歸（廣記無此句），有一賤家奴姓石，自言由來能治此病（廣記：既而鄉里有一賤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且灸其三處而止（廣記：遂灸病者頭上三處），婦尋差；有一老鼠，色正蒼黃，逕就其前踰隙（廣記：覺佳，俄有一鼠，色黃考，逕前踰隙然），伏而不動，呼犬嘯殺之，鼠頭有灸處，病便差（廣記：視鼠頭上，有三灸處，病者自差）（註八）。

故事中所謂「鼠瘻」，是頭上生的瘻癧。這個直到現在還存在於各省民間的名辭（北方人俗稱「鼠瘡」），其中含有一種病因論，曰：頭上生的瘻來於鼠。我只汎汎的說「來於鼠」，因為我尚不知道在古昔和現在民間傳說中，鼠瘻是被認為鼠咬之處化生了一鼠所以生的瘻呢，抑是外面有鼠直接走入人身後所生的呢，還是另有旁的說數。無論如何，柳休祖及其父或妻，平素必已飽聞此等說數，故他們不必待卜卦始知是鼠為害。這種病因觀之不能成立，幾乎是一望而知的；它不是精密觀察或仔細試驗後所得的

結論，而怕只是忌諱鼠咬的一種先見和「瘵形既略似鼠所以其中必有鼠」的一種錯誤的推論二者所組成。但故事中既然將瘵中有鼠說為卦象之啓示，則我們正可藉以指點迷信式的尋求病因法和唯理式的診斷法之不同：唯理的診斷是用人的觀察力與判斷力去求知真相，而占卜是假定占卜器有靈，向之乞靈。占卜之為用固然不限於尋求病因，但尋求病因者用之之時，它自然可說是迷信的診察法。姓石的所施的灸，也極有趣：灸法就外表而論雖是唯理的，但施灸之目的却不在驅寒，和血，止痛……而在灼傷瘵中的鼠，使它因痛而逃。鼠嚼也許可以致病，灸法也許可以醫瘵，但如其必說所謂「鼠瘡」者中實有鼠與夫灸瘡則鼠出而瘵可愈，却完全是另一件事了（註九）。

且再舉一樁近古的事為例。某村來了一個駝背癩腳的巫，他的姓名似不甚為人所知，鄉里但呼之為「駝背」而已。他——

能不下而決疑，不藥而愈病；所言禍福因果，皆有至理。嘗云，人生根莖，皆自前世種來，如草木然，前世得吉地，則此生榮盛，前世得凶地，則此生搖落。有某乙者，素患心痛，詣巫求醫。巫深夜焚香於鼎，爇燭於臺，鼓聲蓬蓬然，鑼聲鏗鏗然，婆娑

庭中，作諸舞態，又執指書符，禹步誦咒，而滿口皆官話，呢喃如燕子，語不可辨。已乃伏案上，約食頃，忽起拍案而言曰，「噫，甚矣憊，吾為汝謀至矣！初到城隍文案司處，為君查宿命冊；適值東嶽大帝奉玉勅，以普天下人數繁多，而夙命冊皆司於各城隍，恐其間或有訛漏，所關非小，特命大帝將此冊另備一份存照，以便稽查，今冊尚在大帝所，一俟繕寫既成，始將原冊發回；不得已，又往東嶽，謁典籍者，乃得顛末。君前生為同鄉黃某，死而無嗣，葬於西山之麓，棺已朽敗，屍胸為樹根穿入，今君患心痛，職此之由。如欲痊愈，須去其樹根而別葬之。」乙以其言訪於前輩，果有黃某，死已四十餘年，並詢墓所在，遂具美材，擇日發塚，及啓棺，果如巫言，乃拔去樹根，而遷其骸，葬於高岡。

乙病旋愈（註十）。

駝背巫為某乙治心痛之法與唯理醫學所用者是何等的不同。他不用漢醫的「望」，「聞」，「問」，「切」，也不用西醫的打診聽診，光學或化學檢查；他只須到城隍文案司去翻看「宿命冊」——這便是他的尋求病因法或「診斷」。他不問什麼內因外因，素因誘因，而祇認識一條原則：

一個人前生活着的時候造的業和死後的遺際，在他今生的身體上必有相稱的善或不善的效果：這便是駝背巫的「病因學」。他也不為某乙開藥方，施手術，或囑咐他在起居飲食上應當怎樣調護，而只告訴他將前生的遺孽找到，去其穿胸的樹根：這便是他的「治療法」。

嚴格說來，以上兩個中國例所表見的不合理的病因觀，診斷法，與治療術，雖謂為不是病因觀，診斷法，治療法，亦不為過。然在唯理的醫學出生以前，它們所對於當時人的功用，和我們的醫學中之病因觀，診斷法，治療法，對於我們的功用是相同的，故我們不妨稱之為病因觀，診斷法，治療法，而冠以「迷信的」一形容辭。又該兩事發生之時，中國社會上誠然已另有一種較合理的醫學醫術存在。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有過一個時代，全人類於類似上述二例的醫學醫術以外，沒有旁的。不合理的醫學醫術是先出世的老大哥，唯理的醫學醫術只是後生的小弟弟。

在這裏，我只想點明唯理的與非唯理的醫學，其病因論，診斷法，治療術等確甚不同，我並不想而且不能從長討論二者各自的內容與性質。我爲了某種理由（究竟是什麼理由，讀者不久便會知道），願意使讀者比較多注意一點的是另一與治療術有關之點，曰，藥物。毫無疑問，唯理

的醫學所用的藥物，有一部份實在與非唯理的醫術所用者同，雖則非唯理的醫術似大抵將自然界中許多東西直接拿來當藥用（？），而唯理的進步的醫學往往多多少少的將它們泡製過提鍊過。但這個不同之點的關係尙小，重要的，又是用意或宗旨上的不同。唯理的醫學所取，限於它認爲其中含有或種原質之能治愈或種疾病損傷者——之能除去某種病因或加增病者體內本來具有的抵抗力者；而非唯理的醫學擇藥時，眼光在找出各種東西來，用以破法，用以嚇跑或嚇出某種鬼魅，用以召回身體中本該有的某物（魂魄之類），或驅除某種它認爲有而其實未必有或雖有而並不那樣爲害於人的無生物或有生物。簡言之，非唯理醫學所用的藥物又是與其病因論相應的。且舉幾個實例。世界上各民族曾有，而且現在還有，用人或動物的糞來治病者；若問其最初的用意，似不過如下：人糞是臟腑不過的東西，故倘若掣它來喂或澆有病的人，必定可以使那盤踞着他的身體害得他有病的妖魔鬼怪們因爲嫌臟腑而逃出來。上面我們說過：那生在頭上的癩癩，我國人俗稱爲鼠瘡，並且相信有鼠類躲在裏面。鼠不是怕貓的嗎，因此治鼠瘡的古方，便用貓身上的東西：貓的頭骨，燒存性，調油擦上；貓腦陰乾，研末納孔中；貓眼燒灰，用井水飲下；



貓舌晒研敷之；刺破癩癬，塗上貓涎；貓皮毛燒灰，調傅兼內服；貓屎焮過，研末調擦之。明白起於鼠咬的創傷，自然更加要用貓來克制，故鼠咬成瘡應擦貓毛貓鬚貓屎所燒成的灰，或如某一古方所云，「貓屎揉之即愈」。狸有「野貓」之稱，故狸肉羹，狸膏，狸頭，狸骨灰，當然也可以治鼠癩及鼠咬成瘡（注十一）。凡鼠見了貓皆逃，否則，難免被貓送了性命；根據這一點事實，衆人遂以爲那所謂「貓」也者，渾身到下，頭略，骨略，口涎略，屎蛋略，也都有克鼠性，見畏於鼠性，送鼠性命性；既然如此，鼠咬成的瘡和裏面住了鼠的瘡若見貓皮貓鬚貓屎蛋進來了也必定是不逃命便送命。這就是治鼠瘡者處方時用貓這個貓那個的理由（註十二）。

非唯理的醫術之用藥，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治一種病可採用的藥物，往往爲數極多。這些所謂藥物，其他的性質是怎樣的相異或竟相反它全不理會，只要它們因同具某一性質被認爲可以療疾，它們便都有入藥的資格了。關於此點，可仍先用治「鼠癩」的藥物爲例來說明。因貓是鼠類天然的仇敵，故貓的全身幾乎都成爲治鼠瘡的上好藥料；只要是它身上的東西，肉也罷，骨也罷，肝，目，甚至於糞也罷，差不多全可以用，至於這些東西的物質的化學

的成分與功用爲何，滿不管了。尤其可怪者：既然鼠癩被認爲鼠所致，而且既然貓鼠被認爲相尅故用貓以治鼠瘡矣，那麼，鼠瘡總不至於再用鼠身上的東西去治了吧。否，否，各種鼠（家鼠，田鼠，山鼠，土撥鼠）的頭，肉，屎，據古方竟也可以治鼠癩（註十三）。被認爲性質完全相反的東西（貓與鼠）何以又用來治同一的病（鼠癩）呢？這是因爲從用者的眼光看來，貓鼠兩件東西無論怎樣相反，在一樁功用上却是同的：都能够移去鼠瘡的病因——鼠或鼠毒。用貓身上的東西治鼠瘡，是取其「相制」；用鼠身上的東西治鼠瘡，則似乎是取其「相抵」或「相銷」。鼠固有毒，然鼠類自己並不怕，所以不怕，必因爲它們體中本具有或種消毒的質素。今某人因鼠或鼠毒的侵入以致生鼠癩了，治之以鼠身上的東西，不過是注入消毒質素之意，此質素作用起來之後，鼠癩甯有不愈之理（註十四）？又如：同是除癩，或用桃梟，或用歷本，燒灰服之，此外，備人用同法服用者還有鐘馗，鷓鴣，犬毛，狸屎，白狗屎，靈貓陰，以及其他等物。外治法亦極多：燕屎泡酒薰鼻，是其一；野狐肝「糊丸緋帛裏繫中指」，是其二；野狐糞「調醋糊丸把嗅」，蛇脫塞耳，兩頭蛇陰乾佩項上等，是其其他（註十五）。夫桃梟是木，歷本是紙；犬貓非同

物，毛陰非一質；而桃鼻與歷本，犬毛與貓陰竟同被認為能已瘥者，無他，皆以驅瘥鬼耳。鍾馗善吃鬼，歷本有官印(?)，靈貓白犬，鬼見心驚；這些既然都是鬼所怕的，病家自然可以任便擇用。

不但治一種病有許多種藥物備選擇，如上節所云，而且一種藥又主治許多種病。許多種其他屬性不很全或完全相反的東西之所以被用去治同一病症，其原因在於質樸的藥物學只認定它們的某一屬性而將其餘的屬性一概拋開不管，頃已說過。今一種藥之所以又被用去治許多種性質不全的病，其原因無他，質樸的病因觀認定這些病同出一因罷了。藥物的個性不發達，故甲乙丙丁……等藥幾乎可以算作一類；治某一病時用甲可用乙可用庚用辛可用甲乙或庚辛併用亦無不可。疾病的個性也不明瞭，故子丑寅卯……等病幾乎也成爲一類；某一種藥可治子亦可治丑，可治戊亦可治亥。試看虎骨的主治。用它煎湯浴初生小兒，可「辟惡氣，去瘡疥，驚癇，鬼疰，長大無病」；用它作枕，能避夢魘；炙過入藥，功用尤多，殺鬼疰，止驚悸，去犬咬毒，治惡瘡鼠瘻，傷寒溫瘧，獸骨體咽，及筋骨拘攣均是(註十六)。夫犬咬與鼠瘻不同，驚悸與瘥疾殊性，餘如咽喉骨節和筋骨拘攣之二者，又何嘗可以併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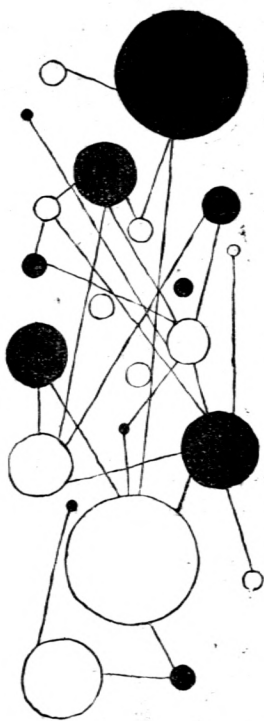
譚。然往昔之人治那些病竟同用虎骨者，其用心仍可得而言。驚悸，瘥疾，與筋骨拘攣，同是鬼魅作弄人；犬咬，鼠瘻，獸骨體，同是獸類使人吃苦；夢魘則不是異獸便是鬼魔壓了睡着的人；然鬼類與獸類同是怕老虎的，故以上種種內外病症與不良狀態都可以用虎骨去抵制，克服，消滅。許多種被認為同因的病即用同一藥去治，猶如許多種被認為同性的藥即用以治同一病。

以上所說的一病用多藥與一藥治多病，可說是早期藥物學之兩大特點或原則。第一特點中認為同因的病，其實許並不同因；第二特點中認為同功能的藥物，其實又未必同功能；而且分開來說時，其所假定之每一個病的病因與每一味藥物的功能，也都未必可靠。然早期的藥學竟不能看清以上諸點，故成爲帶有迷信色彩之藥學；但它也正因爲如此，所以成爲極複雜錯綜，極光怪陸離的一種傳說。

我們既稱一藥治多病與一病用多藥爲早期藥學的兩個特點或原則，所以也不妨將疾病損傷來於鬼怪妖魔爲祟，仇人作法，人所怕的和所忌諱的生物爲患，及這一方面的其他傳說(註十七)，稱爲早期病理學的特點或原則，並將醫病須用驅除鬼怪，克服服藥物，或摧破邪法之品物，及

此方面之其他傳說，（註十八）稱爲早期治療學之特點或原則。迷信的醫術，至少須受以上那些原則的支配。

被這樣支配的早期醫藥學，讓我們設法圖解一下。我們且畫許多黑圈來代表它所肯定的那些病因——鬼怪；神祇，異獸，仇人。另畫些白圈來標指被認爲能尅病的品



物，不管它們在實體上是動植礦物，是服器，是其全體抑其部分，是其本物抑脩治過的。然後將其中若干白圈與數倍之黑圈用線聯起，以指示一藥可治多病之原則，並將若干黑圈與數倍之白圈也這樣聯起，以示一病用多藥之另一原則。黑白兩種圈所以並不必分屬左右或上下，則以指示

致病者與治病物往往是比鄰。

其輪廓略如上面所畫出者之迷信的前唯理的醫藥學，其初似存在於兩種人之中。一，專以治病爲業務或兼以此爲業務之巫覡，術士，或類似人物；二，一般民衆。大抵性質較嚴重，原因較曖昧，手續較繁重，或因他種理由，非一般人所能自理者，則須就教於巫覡，術士，或類似人物；症情簡單，家喻戶曉者，則有時一般人亦能不假他人之手而自行處理之。唯理的醫藥學出現前，民衆若爲病痛所乘是這樣的自治或受治。

唯理的醫藥學出現前固然有如此的情形，然在較合理的醫藥學和治療術出現以後，那早期的迷信的醫藥學是否就立刻退避三舍，或竟銷聲匿

跡，如同從來沒有過一般呢？答曰：不然，它仍以各種形式繼續存在於人間，受人們的尊信，導言中說過，各方面的迷信言行常足以蒙蔽人，使人倒反狃於故習，不信任其的智識與確有實效的辦法——這種情形在醫學史中有很多例證可見。

此有數因。(一)習俗力能移人，先人之見爲主，愚夫固甘受二者之支配，然賢者亦在所不免。較合理的醫學治療術，既出現於迷信的醫藥已經龍蟠虎踞，牢不可破之時，社會上難免不有一般人，終抱尊古疑今之態度。在衆人心目中，一個代表過去無數人的智慧，貨真價實，保有經驗公司的經驗險，所以是「正傳」，一個代表少數自以爲聰明者的意見，標新立異，帶有違經叛道的色彩，所以是「異端」。異端而與正傳對壘，結局如何，不問可知。以我國而論，那自以爲淵源於「岐(伯)黃(帝)」之醫學，若與更早期巫醫治病之方術相比較，恐不能算是較合理的醫學。然這種醫學，自從出世以至於今，並未能完全取巫醫而代之，永受衆人一致的崇奉。有些人似乎始終沒信賴過它，又有些人，即使在普通情形之下，對於它有相當的信仰，然一與過於嚴重危急之疾病相遇，每每拋棄了它而去求救於巫醫。故扁鵲有「信巫不信醫，不治也」之警告(見史記扁鵲傳)，王符也曾慨息而言曰，「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乃反恨事巫之晚」(見潛夫論浮修篇)。有時甚至於須賢官吏將巫覡置在高壓之下，那歧黃醫藥之

學纔能稍稍立足(註十九)。

(二)方纔所說，假使是一般人因爲智識不發達自己造的障礙，另有一因，却應由醫家負其全責。所謂較合理的醫學，無論在病理方面，診斷法方面，治療法及藥物學方面，並非處處純粹自出心裁，創始或發見的。在那種種方面，它其實只是將先已存在者審察，鑑定，淘洗，甄別一番，認爲應去者去之，應存者存之，太過者剪削之，不及者增益之，補偏救弊，調劑折衷。這種工作固然未必足以概合理醫藥之全，然其一部份的工作要不外是。舊存的觀念與方法，譬之原料，醫家譬之匠人，而較合理的醫學則其出貨也。而此原料者，如上所云，本爲巫覡，術士，及一般民衆所傳遞，所供給；有可信價值之經驗說，幸而中之理，以及與真相不甚相違之猜測，其中誠然不是絕無，然此等可寶貴之物，實與十倍百倍或竟千百倍之謬說，妄見，倒見——一言以蔽之，廢物——幾乎不可分解的混在一處，故彼有志於合理的藥學者之臨之也，必須時常警覺，提防，既應大膽取舍，更須細心擇別，稍放鬆稍不謹慎而巫人與民衆之錯誤與無稽之言就不免乘機溜進去，彈冠振衣，坐在唯理醫學的筵席上了。迷信的醫學觀念，讓我從國老吳權暉討赤的大作中借一語形容之——是額上並不刻字的

呢！既不刻字，自然防範非易，肅清爲難了。以「建設廉潔政府」爲口號之國民政府，裏面未必沒有貪官污吏在活動；同樣，自以爲與巫術，法術，俗見不同科之「歧黃」醫學，其實也未必沒有這種份子盤踞在裏面。

自命「唯理」的醫學，在各個問題上面，常將自創之較合理的及所承繼之不合理的份子不分皂白的放在一處。二種分子之面目精神出發點是不同的，而且是相水火，但它有時似乎並不意識其區別而予以同等的認可，且爲之釐定各自的區域，使之不相衝突。有時尙不止此：唯理的醫學不但收容迷信的份子，且從而「合理化」之，這就是說，用巧妙的貌似合理的言語說明之，辯護之，化裝之，以便它們能脫淨本來之曠野的或土俗的氣息，成爲雅馴的見得了。薦紳先生們的醫理醫識。故迷信的醫學學不但先於唯理的醫學學而生存於巫覡術士及一般人之中，而且在較合理的醫學學出世以後仍不消滅，所以不消滅，是因爲巫覡術士及一般人承用之之外，雖較合理的醫學學亦收容之或用爲合理化之底質。因業醫及醫學者之疏忽，退讓，與智識不夠，迷信的醫學學之一部份理論與方法，遂得寄生於較合理的醫學學系統之上。

以上兩節中的種切，我個人又是從觀察中國醫學學而

悟出的。讓我舉些實例於下：——

關於病因論方面的，可引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乾隆丁丑，西歷一七五七）中的兩個小論爲證。我應當先提醒讀者一聲：徐氏並不是個不關重要的脚色而是清代一位有名的醫學家。

#### 卒死論

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夫人內外無病，飲食行動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臟腑經絡本無受病之處，卒然感犯外邪，如惡風，穢氣，鬼邪，毒厲等物，閉塞氣道，一時不能轉動，……。又有痰涎壅盛，阻遏氣道而卒死者，……。以前諸項，良醫皆能治之。惟臟絕之證則不治，其人或勞心思慮，或酒食不節，或房慾過度，或惱怒不常……。偶有感動，其元氣一時斷絕，氣脫神離，頃刻而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則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於暴遇神鬼，適逢冤讎，此又怪異之事，不在疾病之類矣（註二十）。

以上是徐氏專論頓死的話，下面的另一篇短文則是討論各種疾病的。

病有鬼神論

……凡疾病有爲鬼神所憑者，其愚魯者以爲鬼神實能禍人，其明理者以爲病情如此，必無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猶風寒暑濕之邪耳，衛氣虛則受寒，榮氣虛則受熱，神氣虛則受鬼。蓋人之神屬陽，陽衰則鬼憑之，內經有五臟之病則現五色之鬼，難經云，脫陽者見鬼，故經穴中有「鬼床」「鬼室」等穴，此諸穴者，皆賴神氣以充塞之，若神氣有虧，則鬼神得而憑之，猶之風寒之能傷人也。故治寒者壯其陽，治熱者養其陰，治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驚者，則當求其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事窮其故，乃能無所惑而有據，否則執一端之見而昧事理之實，均屬憤憤矣。其外更有觸犯鬼神之病，則祈禱可愈。至於冤讎之鬼，則有數端：有自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貽累者；有過誤害人者；其事皆鑿鑿可徵，似儒者所不道，然見於經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類甚多，目視者亦不少，此則非藥石祈禱所能免矣。

我們看了上面的議論便知道醫學家對於迷信并不抱絕對不妥協主義。說顛死由於感犯惡風，穢氣，毒厲等外邪而起的氣閉，或由於痰壅，「臟絕」是自然主義的病因論；

說它是感犯了鬼邪而氣閉或「暴遇神鬼，適逢冤讎」所致，則是精靈主義 (Atheistic) 的病因論了。這兩種病因論，不能不說是相衝突的，因爲世人倘若始終完全被精靈主義的病因論所惑，試問自然主義的病因論怎能出生，其後自然主義的病因論既然終於到來，論理世人應從這個新方向走去，將舊說完全推翻。然徐氏竟不覺知二者之不相容性，反以爲卒死之因有時雖是痰壅，「臟絕」，或感受了外邪所致的氣閉，另有時却不是這些而是鬼神。同樣，將各種疾病認爲「痰」，「思」，「驚」，或風寒暑濕之邪所惹起的，乃是以自然主義爲立足點之病因觀；餘如(1)人的「神氣」不足，故鬼神得以乘之；(2)不會躲避，致沖犯了冥冥中的鬼神，和(3)因本人或祖先做過損人的事，終遭冤讎之鬼云云，則皆精靈主義的病因論。論理，我們只能從這兩條相反的道路中，認定一條去走：或者丟開了鬼神而專心壹志的查攷疾病的自然因，或者不理會自然因而只從人與鬼神的關係上構想。但徐氏却並不如此堅決，反取一種騎牆的態度。在病有鬼神論中，他對於有些病敢用風，寒，暑，濕，痰，驚，思……等概念去解釋，在此處，他總算是完全勝利；還有些病，他竟明白承認是鬼神的來襲，然他既然又以爲這些鬼

神猶之風寒暑濕之邪，所以還勉強可說是半勝利；最後，有些病他不但認為鬼神的來襲，而且老實說非藥石所能治好，這簡直是完全讓步，完全失敗了。在病因論方面不能忘情於鬼神者，決不止徐靈胎一人，故中國醫學的這一方面，可說是始終未將有關的迷信全數肅清。

講到治療術方面，我的程序又是先引書後討論。

(1) 古者鍼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湯液所不及者（註廿一），中其愈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腫說」載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為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入邪穴也。」此事尤涉神怪。余按「千金翼」（孫思邈著）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床，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

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上見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三。）

(2) 張子和又曰：資生經載一婦人患赤白帶下，有人為灸氣海，未效；次日為灸帶脈穴，有鬼附耳云，「昨日灸亦好，只灸我不著，今灸着我，我去矣，可為酒食祭我。」其家如其言祭之，遂愈。予初怪其事；因思晉景公膏肓二鬼之事，乃虛勞已甚，鬼得乘虛居之，此婦亦或勞心虛損，故鬼居之，灸既著穴，不得不去。自是凡有病此者，每為之按此穴，莫不應手酸痛，令歸灸之，無有不愈。（下略）（上見李時珍奇經八脈考卷上。）

「邪穴」和「千金翼」之「鬼宮」「鬼壘」「鬼心」等穴名，裏面實在含有早期的治療觀，略如上面所說「鼠瘻」一名詞中之含有早期的病因觀。猶之乎早期人灸鼠瘻之目的不在去濕和血……而在驅逐瘻中的鼠，使它受不住灸痛而逃出，早期人刺「鬼宮」「鬼壘」等穴之用意也不是驅風去濕和血之類而是要刺着那佔據人身的鬼，使它因痛而不能安居。「鬼宮」等穴名背後所伏之治療觀，到了唯理思想較發達之時，自然日趨輕淡化，但它也只是輕淡化而已，絕非消滅，絕非沒有又活躍起來之可能。就曹居白

而論，當他爲李行簡的外甥女打針時，心中許已經認定所刺之穴是「邪穴」，等到病者將夢境宣布之後，他自然更得意，以爲適所假定者刻已證實，於是笑着說「適所刺者入邪穴也」。曹居白加這句說明，說他是附和俗人也可，說他是沿襲舊迷信也可。張子和又進一步：他不但沿襲舊迷信，而且企圖使之合理化。早期的灸，目的必也在於灸着人身內的鬼，餘非所知；但他却對於「資生經」所載某婦事加說曰，她體內誠然有鬼，而鬼所以能進去的緣故在於她的勞心虛損，灸既著鬼，它焉得不。被他這樣一說，患赤白帶的婦女體中有鬼云云便似乎很近情理了。然其實這只是醫者對於迷信之一種讓步，和徐靈胎說「鬼神猶風寒暑濕之邪」之爲一種讓步，毫無二致。

以或種迷信爲基礎而使用之藥物，在較合理的醫學中也未必淘汰淨盡，不但沒淘汰，而且較合理的醫學許更企圖用它自己的術語與理路來證明它們確有入藥之資格。關於醫學系統中所遺留的迷信藥物，又是我請讀者比較多注意一點的一樁事實。茲先引徐靈胎洞溪醫案裏面的「祟病」條爲例。

同里朱翁元亮，僑居郡城。歲初，其媳往郡拜賀其舅，舟過婁門，見城上蛇王廟，俗云燒香能免生瘡

願，因往謁焉；歸即狂言昏冒，舌動如蛇，稱蛇王使二女僕一男僕來迎。延余診視，以至寶丹一丸遣老嫗灌之，病者言，此係毒藥，必不可服，含藥噴嫗，嫗亦仆，不省人事，吾仲頭轉，亦作蛇形。另易一人灌藥訖，病者言，「一女使被燒死矣！」凡鬼皆以硃砂爲火也。次日煎藥內用鬼箭羽，病者又言，「一男使又被射死矣！」鬼以鬼箭爲矢也。從此漸安，調以消痰安神之品，月餘而愈。此亦客忤之類也，非金石及通靈之藥不能奏效。

鬼以硃砂爲火及以鬼箭羽（註廿二）爲矢云云，恐與其說是徐靈胎氏或其同時人的創解，不如說是世人最初用此二物入藥者所持之理由。此二假使真是有效的藥物，則醫者用其物而不用其解說或用其物且兼用其解說，均尚無大害。但假使它們並非有效的藥物而醫者冒冒然用之，不但用之，且即以舊說自解，謂非上了大當得乎？徐氏所謂「金石」之藥，距今不遠，有某人（註廿三）論之曰：

動植之物，性皆不鎮靜也，惟金石性本鎮靜，故凡安魂魄，定精神，填塞鎮降，又以金石爲要。金箔能鎮心神，心神浮動，賴肺氣以收止之，故內經言，肺爲相傳之官，以輔相其君也，黃金本肺金之氣，



以鎮靜其心神，與相傳之鎮撫其君，無以異也。硃砂之鎮補心神，則直歸於心，以填補之。龍骨亦重，能潛陽氣，故亦能鎮心神。白銀能定驚，小兒驚風，孕婦胎動，多用之，乃是以肺金平肝木，以重鎮制浮動也。……銅乃石中之液，色赤象血，故能入血分，性能鎔鑄堅凝，故能續接筋骨，為跌打接骨之藥。……此等皆草木昆蟲所不逮者也。

上面通論金石之語之所假定者，很容易明白：金石之性為重為鎮為靜，而魂魄不安，心神不甯，小兒驚風，孕婦胎動等症之性為輕為動為浮，故以金石等藥治之，是以重鎮制浮動之義。至其分論金，白銀，硃砂，及銅之語，則較隱晦，故應注釋。漢醫以五行中之「金」配五臟中之「肺」，又以「心」為「主」而「肺」為「相」；今心病浮動矣，若以金箔為藥，則金入肺而肺氣盛，肺氣盛便可以制其君（心）。漢醫以五色中之「赤」配五臟中之「心」，又以為色赤之藥可入心；故以金箔為藥雖只是強肺以制心，而用硃砂則是直接鎮撫心。漢醫將五色中之白配肺，并相信凡白色之藥皆能運入肺，又以為小兒之驚起於「風」，風屬肝，肝配「木」，故以白銀為藥則藥入肺而肺強，肺強則肝受制（金尅木），肝受制則驚風可愈。這種五行論的藥理

之毫無是處，不消說得（註廿四），但我們還應當認清，最初導人用金銀為藥者，尙未必是五行論。最早一至少較早一令人相信金，白銀，及硃砂等能治病者，必為更樸素更「誕更似是而非之語」（例如鬼以硃砂為火云云），五行說猖獗之後，醫家始用以代替或補充舊日所持之理由耳（註廿五）。而且五行說並未彼用於所有藥物之解釋，因為苟如此則將發生無可傳會之困難。例如用銅為接骨之藥，似本自銅之鎔鑄性推得，然若用五行說解之，則銅為「金」屬，應云健肺，又銅色近赤，應云入心，然心肺與骨是無法說為相關的，故藥理論者只能改說銅色象血，故能入血分以接骨。夫金，白銀，硃砂，銅等苟真為有效之藥物，則醫者用之——不管怎樣解釋——或無大害，但假使它們並非有效的藥物，而醫者選用之，不但用之，且以五行說解釋之，這豈不是使來自迷信的藥物又得到新的貌似合理的藥學之保障，於是地位更加穩固起來嗎？這種其實無益或竟有害之藥物，較初本為或種迷信所引進而後不幸未受淘汰者，在我國的藥物中恐不在少數。上舉諸物中至少有幾種已被證明是並無藥的功効的了（註廿六）。

我可以預料，必定有不少的漢醫和普通人都愛看以上一節文字。他們中之神經過敏者，或許竟疑心我這樣寫

是弁髦國學，罪不容誅。爲免除他們的誤解起見，讓我再從今日收到的一種西洋書裏面引一段來，以顯示甚至於西洋藥物界也有這種遺留。此書云：

有些技術性的方藥在「歐洲」中古時代始終存在，又有些技術性的方藥在「歐洲」中古時代始終存在，又我的同事 D. H. 醫生告訴我，我們今日的方藥書中之通用藥，方其中有許多即使無害，却也無益的藥味都是從古希臘羅馬以來沿用之物。若問這些方藥所以被認爲能生效驗之故，將見其所根據者往往是「以類從」(‘Like cures like’)之一原則。譬如，自從尼羅的御醫 Andromachus 以來，配合 Theriac (治蛇咬及受毒的一種特用藥) 所用之主要品一直是蛇肉(註廿七)。

如其歐洲的藥物中尙且有早期思想的遺留，中國的藥物中又何如？明知西洋國家的富力在我國之上然終不甚甘心者，歡喜聽人說「西洋也有叫化子」；明知西洋人比中國人清潔而又不服氣者，若告以「西洋也有臭虫」他們便高興。那麼，我在大講某種漢藥必爲迷信產物之前就急忙指出西洋人所普通所用的藥物也並不全可靠，這總算是對於國粹狂誇大狂的中國讀者們預獻一顆「定心丸」吧。

若要知道歷來的漢醫究竟用哪些東西爲藥物，便應查

看本草——所謂「本草」乃是我國古今藥物學專書 (Plant-medicines) 之稱。事實上，被我國人用爲藥物者，草木的根莖花實，苗皮骨肉等雖佔最大的一部份，然其外尚有各種礦質，禽獸，器服，及活人死人身上的東西；既然如此，而藥物書仍以本草名，其間必有或種歷史的理由在，略如文字學之蒙「小學」之稱是有歷史的理由的(註廿八)。本草這一類書籍的起源與進化，是個急待研究的題目，以下我只能就我所知略寫幾句。

現存之最早的本草，世稱「本草經」或「神農本草」。此確確爲神農或極古之著作，漢書藝文志理應著錄。然藝文志中實無此書(註廿九)，雖則平帝紀有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所在輶傳，遺詣京師」，樓護傳亦有「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之語。到了梁七錄後記載神農本草三卷，這已足令人致疑於神農著書之說。若以內證觀之，則此說尤無立足之餘地。唐李世勣等即因書中所載郡縣有後漢地名之故，疑爲張機華佗輩所作。宋章禹錫一面雖尙相信神農管百草爲醫方所由興，一面却仍以爲那見於經錄的本草經必係兩漢以來的名醫將「古學」「新說」編述而成者(註三十)。以後的人的考據，我未多見，僅見清姚際恆(註卅一)的意見與上所引是一致的(註卅二)。所

謂「本草經」裏面的三百多樣藥物，必是若干世紀的人逐漸發見的；神農嘗百草之傳說，不會比倉頡造字之傳說更可信。

不管所謂本草經如何成書和書既名為本草何以兼及玉石蟲獸等物，後世論藥物之書大都雖非全部沿稱本草。這好幾十種本草，有些是官書，有些是私家著述，有些是通編，有些是某種藥物的專論，其中輾轉相抄之處雖極多，然前後新采入的品物亦不在少。至明而顧陽李時珍氏之「本草綱目」集其大成。

「本草綱目」的體製，與以前的書並無根本上的不同。他將藥物分為若干部類，每物名下大抵有「釋名」、「集解」，辨「氣味」，陳「主治」，論「脩治」等文，有時又將用本藥為主味之諸方舉若干附於後為「附方」，性與用容有未明者則另添「發明」之語。他將諸藥物重新分類，刪去重複，及辨正疑誤等功，誠不可磨，但我們此刻所特別視為重要者在其蒐羅之廣，這是從藥數，附方數，乃至引用書籍數的上面都極容易看出的。神農本草載藥品三百六十五種（「以應周天之數」）。梁陶弘景的名醫別錄「增藥一倍」(383+365=748)。唐本草又增一一四種。宋嘉佑時掌禹錫重脩，定舊藥為九八三種，新補八二種，新定一七

種，共成一〇八二條。李時珍著書時，整理上記諸書所載藥品，復增入金元明諸醫所用藥三九種，自補三七四種，共得一八九六種之多(1483+82+331=2896)。講到附方，則「舊本附二千九百三十五，今增八千一百六十一」(2935+816=11076)。李氏所引據的書，除去歷代諸家本草四十一種外，還有古今醫書及經史百家的書許許多多。讓他自己來說明：「自陶宏景以下，唐宋諸本草引用醫書凡八十四家，而唐慎微居多。時珍今所引除舊本外，凡二百七十六家」；經史百家書，則「自陶宏景唐宋已下，所引用者凡一百五十一家。時珍所引用者，除舊本外，凡四百四十家」。將這幾個數目加起(2896+11076+151+440)便知他直接和間接用了九百九十二種書(註卅三)。

李氏所引據的書籍，其數量固至可驚，然我們若不進而一究其性質，則於中國的本草學，終不能得一正觀。讓我先點明，他列為本草的書，其中至少有一種即為鍊丹者所作：名「庚辛玉冊」，宣德中寧獻王輯。所引醫書，裏面也夾雜着不少的道書和方便集。經史百家書目中所包含的道書尤夥，此外還有佛書，小說，筆記，各種術士的秘錄，各種技藝家的指南，各地各國和各種蠻夷的風土志，

以及專記神異的書。道士術士的怪誕浮夸，稗官筆記之炫奇競異，與夫民衆和蠻夷之無知輕信，愚陋可哂，都是我們所深知的。但正因爲李氏肯引據這些人的作品所以他能搜輯保存了許多古代的迷信，一般民衆或特種人的迷信，以及來自外國而炫惑并影響了中國人的迷信。目的在尋找有可信的價值的藥物智識者，將發見『本草綱目』中有成堆的廢物，但我們既以探討迷信的醫藥觀念爲旨趣，旁人的廢物堆倒成爲我們的寶藏了。

其次，神農本草裏的三百幾十種藥所以逐漸變爲本草綱目裏的千餘種，也應有幾句話的說明。且先揭出這一個點：二書所載的藥數，相差所以如此之大，一部份許因爲諸編者的眼光本不盡同。神農本草成書時，實際上大家用爲藥物者或不止三百餘種，雖則著者或諸著者認爲值得寫下者不過彼數。用三百六十五『以應周天之數』以及『上一藥』、『中藥』、『下藥』（首二品各百二十種，下品百二十五種）之分法，尤堪玩味；懸一定數於先，豈能不有所刪削割裂。又那時供他或他們引用的書即使不如後世之多，但必也有些，而且那時民衆中必也流行着若干關於藥物的傳說，其性質和甚至於其面目實與日後由旁人記在書裏面者，差別很小；然這些書與這些民間傳說，苟李時珍生當

其時或許要引用著錄者，我們不敢武斷神農本草的著者或著者們也一定引用著錄，除非他或他們的眼光與李時珍者全同。求博與求精，旨趣不同；著本草者之學術的眼光與程度，又並不一致。故倘若有漢明編輯家各一人於此，其眼光程度完全同，其用力又一樣勤快，他們所將著錄的藥物，其數目固未必無上下，但二數究竟懸殊到什麼程度，則頗不易言。雖則如此，然近古的藥物因另數原因，實應倍蓰於古。疾病之數是可以增加的，痘瘡便是個遠古沒有而今古纔有的病（註册四）；病既增加，藥數或許也跟着增加，雖則從病之出現到特治藥之出現常隔開一段，而且許是極長的一段時間。交通的增進，人口的移植，商業的進展，與夫統治區域的擴大，都能使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各部份，也能使一個民族或國家與其鄰國屬國和蠻夷，接觸日多，因而各處的醫藥傳說與智識也容易普及，藥物之數目即因普及而加增。這普及有時只是私人蒐羅訪采的結果，然有時又是國家君王或大臣置咨詢脩纂之功。以上所說因遠古近古之著述者眼光不同之一情實，以及因藥數本有積增之勢以至於遠古近古藥數懸殊之另一情實，我們從李時珍擁護陳藏器『本草拾遺』之語便可窺見一斑。他說：——

藏器所著述，博極羣書，精覈物類，訐繩謬誤，搜

羅幽隱，自本草以來，一人而已。膚淺之士，不察其該詳，惟請其僻怪，宋人亦多刪削。豈知天地品物無窮，古今隱顯亦異，用舍有時，名稱或變，豈可以一隅之見而遽譏多聞哉。如辟虺雷，海馬，胡豆之類，皆隱於昔而用於今；仰天皮，燈花，敗扇之類，皆萬家所用者。若非此書收載，何從稽攷？此本草之書所以不厭詳悉也（註卅五）。

注意「胡豆」必是外國輸入之物，海馬許原為某一地理區域用以入藥者，而燈花敗扇等則似乎是其前的作者因為看不起所以不肯著錄或因為人人熟知習用而以為不必著錄的；也注意李氏所主張的「詳悉」，宋人的「刪削」與後人之「怪僻」的評語，是代表不同的眼光，如其不也代表醫識的互有高下。

藥數日增的程序，豈能到了李時珍便止息。「本草經」如有遺可拾，「本草綱目」在當時，尤其是當它過了數百年之後，必也有。拾李氏之遺者不止一人，最著者為清之趙學敏，其書即名「本草綱目拾遺」。唯恐有人以為時珍「博極羣書，囊括百代，徵文考獻，自子史迄稗乘悉詳探，以成一家之言；且其時不惜工費，延天下醫流，遍詢土俗，遠窮僻壤之產，險探仙麓之華，如癸辛雜識載「押

不蘆」，輟耕錄載「木乃伊」，瀕湖（李時珍）尙皆取之，亦何有遺之可拾乎？」故趙氏在小序中答曰：

物生既久，則種類愈繁；俗尙好奇，則珍尤畢集。故丁藤陳藥，不見本經，吉利寄奴，惟傳後代；禽蟲大備於思邈，湯液復補於海藏。非有繼者，誰能宏其用也。……矧夫烟草述於景岳，燕窩訂於石頑，閱繆氏經疏一編，知簡誤實為李氏之功臣；則予「拾遺」之作，又何有續歷重蹈之虞乎？

趙氏之書，專為補充「本草綱目」而作。凡李書未登，或登而治療未備，根實不詳者，趙氏的「拾遺」均行輯入。此書目錄中所開列的物品，除去附錄者外，共得七四四種。而且必尙不止此數，假使沒有他在凡例第四條中所說的情形：「拙集雖主博收，而選錄尤慎。其中有得之書史方志者，有得之世醫先達者，必審其確驗，方載入，并附其名以傳信。若稍涉疑義，即棄勿登，……甯蹈缺略之譏，不為輕信所誤。」這種求信的精神，或能使其實在本草學中得到極高的地位，但也是這種精神，使研究迷信的醫藥學者從其中少看見許多寶貴的材料呢。

不幸趙書沒有引據書目，我預備補做一個，然尙未成。他偶然也引更古的書，例如蟲部蠅虎條引古今註釋蠅

虎之形，但其餘大都是采錄明清兩朝的作品，清人著述，所引尤廣。其中有方書，醫書，省府縣志書，邊塞志，與地志，有「西儒」的書，雜記，遊記，詩話，也有晚出的本草及采藥書，此外還錄有世醫先達的話及趙氏自己的實驗譚。李趙兩大家所取的材料，其性質是相同的。

我們因本章講述人血動物血之入藥是根據李趙二書所供給的材料，故先將二書所屬之種類與其編纂法概說如上。然以前的諸本草而為李趙二書淵源所自者，其材料又是哪裏取來的呢？因為得書不易，它們之中我曾直接披覽者為數無幾，但我相信下引陶弘景講論某幾書及當時醫人之語，很可以令我們間接想見李趙以前的本草方書等，實在和李趙自著的本草一樣，其材料也有賴於民間傳說及用方之採訪和純粹醫家書以外的方士書之引用。在我們沒能夠把所有的本草的引用書目與傳說來源全都查明之先，我們只能夠這樣概括的說。陶弘景之語，本草綱目卷一序例引之：

范汪方百餘卷及葛洪肘後，其中有細碎單行經用者，或田舍試驗之法，或殊域異識之術。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牽牛逐水，近出野老；麵店赤蘆，乃是下蛇之藥；路邊地菘，而為金瘡所秘。此蓋天地

間物無不為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王對矣。顏光祿亦云，道經仙方，服食斷數，延年却老，乃至飛丹鍊石之奇，雲騰羽化之妙，莫不以藥道為先，用藥之法，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異世法；……今庸醫處療，皆恥看本草，或倚約舊方，或聞人傳說，便攬筆疏之，以此表奇，……偶而值瘥，則自信方驗，……。

讀此可知從前至少有一部份醫者，對於異域殊聞，田舍俗法，以及道士們脩治服食之方，所取的是兼收並蓄之態度，這些如尚未在書本見過，則他們肯提筆記下來，如已見過，則他們或許要錄出備攷，並稱引之以自張。將這些和已存本草拼湊在一處，一種新本草便出生，直到再晚的人又用這種較晚的本草和旁的材料編成更新更博的本草書。這似乎是我國本草學演進之途徑。

以上講論本草一類的書及明李趙二家的本草之若干節文字，要求我們這樣的結論。我國的藥物學，實導源於古代的關於藥物的傳說和迷信；而且這種傳說迷信在歷史上一直沒消滅，反之，它們時常包圍較高明的藥物學，大聲喧嘩的要求藥物學承認它們，承繼它們。民衆的，方士的，來自外國和蠻境的藥物以及關於它們的迷信傳說，並

且日有增加。本草書不理睬它們，它們靠自己的能力和身分也就夠猖獗，苦收入之，它們自然更獲得新的權能和護身符，因而愈加猖獗起來，雖則竟因而引起強度的反感與肅清的運動，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我在前面某處所提議，這雖是文化傳布以及一般人智識不發達之必然的結果，然醫者自身既缺少充分的批評精神，嚴密的審查工作，與夫甚至於變本加厲，曲解阿世，故亦應負重大之責。故從豚來本草裏面的材料之性質與出處來看，我們不得不疑心漢藥中因有確驗而享有合理的存在權者固然很有，然祇賴迷信，習慣，傳聞，新奇，怪誕，與錯誤觀察為靠山而能偷生或竟大張目之藥物——其實有害，至少無益的藥物，必也極多。

本草和古方書所載以及一般所習用的漢藥之中，究竟哪些可信和哪些不可信，須等待而且急等待新醫學家用科學的方法審察鑑定。那甄別肅清的工作，在過去已經不見無見端者，此後應盡量採用最新最進步的科學方法，勇猛的耐心的繼續，完成之。藥物的功效不繫於解釋之是非；其解釋繫於玄虛之藥物，未必就是廢料。藥物的功效也不繫於其起源；生於迷信之藥物未必就實效毫無。有此二因，而漢藥之應受科學藥理學之鑑定尤屬刻不容緩。普

通以為有益然實無益或竟有害之藥物與夫普通以為有害然其實未嘗無益之藥物，唯科學的藥理學能破除成見，一一識別；用常識看來似為迷信而其實並非，以及似非為迷信而其實是之藥物，亦唯科學家能超越常識進而審定之。

然藥理學的漢藥研究之外尚有一種獨立於彼而又不無關係之探討，曰：迷信學的漢藥研究。引進某種有益或無益的藥物之迷信或粗淺觀察為何？使這種種藥物在藥物界中久而不衰之迷信為何？醫家為它們所下的曲解為何？使那些實在有益的藥物不能得人崇信之迷信與謬見又為何？又因過信某種藥物而產生之各種迷信的解說與應用為何？此皆屬於藥物之迷信學的研究之分野。如其漢藥之藥理學的研究是物理，化學，生理，病理之探討，其迷信學的研究則旨在錯誤，偏見，愛憎，情欲等心理事實之認識。

藥理學的漢藥研究，近來在我國已稍有動機（註卅六）。至於從迷信研究的立足點去觀察漢藥之工作，則現在幾乎還等於零（註卅七）。拙著『髮鬚爪：關於它們的迷信』一書，却可說是此種工作之一個小小的開端；那本書的第一章專講古今人用鬚髮爪甲等為藥物，將它與其餘各章合讀，我們不難了解用鬚髮等為藥物只是關於它們的迷信之一方面。這本書則以敘述兼詮釋我國人關於血與月經的迷信言

行爲目的。此二物在我國也是被用爲藥物的，而用它們爲藥實在也只是關於它們的一般迷信之一種應用——這是我相信讀者看完了此書必能首肯的。爲寫作便利起見，月經入藥之事實，我將放在本書末章去講，關於用人及動物的血治病之講解，則爲本章之任務。是的，此下纔是本章的正

文，前面汎論迷信的醫學先唯理的醫學而存在以及其後它又寄於唯理的醫學而生存之一大段話，都只是緒論而已。職是之故，本書或者也可以算作我們對於迷信學的漢藥研究之一個小貢獻吧。

## 眞美善 第二號 目錄

### 裝飾者

亞光  
同光

神秘的戀神的敘文.....	虛白
現代中國畫壇的狀況.....	俞劍華
孽海花：第十六卷：第三十一回.....	病夫
魯男子：【戀】：【朝山宮】.....	病夫
運動會.....	徐蔚南

德妹.....	虛白
荒唐的夢.....	未之
洋行小鬼.....	穆羅茶
讀物展覽館.....	陳季同原著 病夫譯
西路巡審.....	Thomas Hardy 著 虛白譯
妻的懺悔.....	Guy de Maupassant 著 小瑟譯
讀者的貢獻.....	
王三姑娘.....	金蘭裕女士
回來.....	紹文
春夜.....	孫六



## 「北京乎」的序言

陳醉雲

我們爲甚麼要做種種事情呢？我們爲甚麼要革命——和一切惡勢力惡制度抗鬥呢？假使諸位發生這樣的應有的疑問時，那麼，我可以這樣回答：因爲我們要生活，因爲我們要求較好的和更好的生活。

不過，應該讓我附帶聲明：上面所說的「我們」，不是代表我們的少數人，却是代表我們的全人類；因爲凡是人類，誰都有較好的生活的要求，是不能厚此薄彼的。

我們因爲要生活，所以纔去做種種事業：耕田，織布，製造器具，努力文化與藝術，有的是維持我們的生活，有的是便利我們的生活，有的是滋潤我們的生活。像現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呢，一般人更從事業得到金錢，就利用金錢去購換東西來維持生活。所以生活是人生的目的，事業是手段，金錢却是間接的工具。

我們因爲要求較好和更好的生活，所以纔去革命——和一切惡勢力惡制度抗鬥：想把舊的，偏枯的，不適宜的破毀，再把新的，美的，善的建設起來，使我們的生活

更有意義，更加幸福，更爲健全。所以生活是我們的目的，革命是我們的手段，便利革命的事物，却是間接的工具。

然而大多數人，每每把手段誤作目的，甚或執着於手段與工具之上，反將根本的意義忘却；像守財虜似的，他一味的居積聚斂，爲了錢的緣故，不惜躬犯種種罪惡，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因此斷送。這是我們所不勝惋惜，同時也是不能寬恕的。

至於革命呢，當然不是改制上的一度改革就算完事，其他社會，教育，思想，都有時時革新的必要。最重要的，尤其是教育與思想的革新，因爲這樣，纔可以使人類普遍的得到知識的平等，智慧的解放，而羣趨於美的，善的，互助的，各不相侵與互相尊敬的自由生活。然而吃飯，睡覺，撒尿，却毋須掛起革命的牌號，因爲這是不切實際的，騙人的，反會使革命兩字失去良好的意義。

能夠使思想革新的是什麼呢？就是文藝。文藝，是個

人所感受所攝取的社會性與自我性的反映，它的相與者，却是社會的一部或全部——假定為教育在若干時期內已經普及，或是能夠輾轉影響的話。

在歷來的文藝思潮上，常常有兩種力互相激宕與消長；這兩種力，便是理智與情感，約束與放縱。但在另一方面，也頗有相當的演進。固然，我們最需要的文藝，是那種對於人類思想有偉大的啓示的作品，但同時，也得承認它的「美的發掘與善的磨洗」的功能。雖然作者創作時的動機，不一定篇篇都要講功能，但發表後的結果，便自然而然的產生相當的功能了。

在一篇文藝作品裏邊，總是含有若干思想；從這種思想的暗示的力量，也每每給與讀者以深切的影響。所以祇要教育普及，文藝的傳播一廣，那麼，一般人的思想也就可以普遍的革新了。不過，如果所表現的思想是謬誤的，它的流毒也就不小，不但不小，也許至於無窮。譬如含着權利的作用，有意鼓吹以新的暴力去替代舊的暴力，雖然可以粉飾它的名義，稱作某一種手段，但像這樣的執着於手段而且以暴易暴，實在是很悖謬的。因為世界進化的途徑，是由狹隘趨向於廣大，由專制趨向於自由；如果一種思想，離開了正義與自由，那便不是純正的思想，也就

不是近代的思想了。

與其是悖謬的思想，還不如沒有思想；因為文藝中本有兩種最顯著最普遍的功能，就是美的發掘與善的磨洗，祇要能夠向美與善兩方面努力，也就可以無礙於文藝的存在，並給與人類生活以相當的改進了。就我們的經驗而論，當一個人陶養在美的情調中與流連在善的領悟中時，也就是最不會作惡的時候，也就是最富於超越的人格的時候。從這樣的境地之下，漸漸的使人類趨向於美化，變化，形成了新道德與新羣制，而達到和善的互助，各不相侵與互相尊敬的生活，又誰能不說是最契合於根本的方法呢。——雖然還有教育的力量，及哲學思想與倫理思想的促進。

本來呢，人是永遠在希望中生活着的，今年希望較好的明年，明年更希望較好的後年，就這樣的永遠希望下去，永遠努力下去，即使到了理想的境地，還希求更理想的境地；即使物質與精神無論怎樣的進化，但人類還是永遠不會滿足；除非到了地球的末日，人類的希望纔隨着地球而滅絕。

於是我們的文學家與藝術家呢，便於人類的希望與努力之外，更給他們以種種精神上的慰藉，更給他們以隨時隨地體味環境的方法，使他們的生活增加興趣，使他們能

在人生的旅路上發見一向不曾注意的優點，不致孤寂無歡地過去。我在前面不是說過嗎：文藝作品除開啓示人類的思想以外，還有「美的發掘與善的磨洗」的功能。不錯，單是這文藝上所表現的美與善兩點，也就頗够我們的享受了；而且我們還可以從它們中間得到方法去體味一切，雖然是當前的小小的一件事物。

講到體味，當然不在乎對象的大小，你如果是個感受性敏銳的人，就是聽慣了海潮的澎湃，感到澎湃的巨聲的雄壯，但聽到山泉的潺湲，也會感到潺湲的幽響的清妙。然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既沒有海潮的澎湃，也沒有山泉的潺湲，那麼，便祇能體味當前的小小的一件事物了。

在現在的許多作家中，能夠體味小小的一件事物的，并且能夠捉住小小的一件事物的特點以貢獻於讀者的，孫福熙先生便算是其中的一個了。而且他本是以細磨細琢出名的，同時，他也是一個努力於「美的發掘與善的磨洗」的作者。在曾經被人嘆為沙漠似的北京城裏，他却於過去的一年羈旅生活中，做成了許多隨筆；這些隨筆，大部分便是取材於北京的小小的一件事物的。容納這些隨筆的集子，便是表示驚喜與感嘆的色彩的「北京乎」。

現在，「北京乎」將要重版了，這書的作者孫先生，囑

我做一篇序，因為知道我有時是頗愛說話的。不錯，這個工作，我也頗願意做，因為藉此可以得到一個說話的機會；同時，我和孫先生的友誼，也頗適合於做這工作，因為相處較久，我也算是一個比較能够瞭解他的人。

孫先生是一個畫家，所以他常常用畫家的眼光去觀察事物，并且用畫家的筆調去渲染文字。王摩詰的詩，詩中有畫，這是一句說陳了的話；同樣，我們說孫君的作品，文中有畫，也是多事。不過「北京乎」中有幾篇文字，確乎使人起這樣的感想，而且句調間還含有音樂似的節奏。至於有幾篇文字呢，有些讀者或許會不能諒解；然而我們祇要知道作者的性情，也就毫無間言了。因為他本是一個很富於熱愛的人情味的人，在自然界中發見了一枝一葉，一鱗一爪，都會使他驚喜贊嘆，同樣，在任何人中發見了美點，他也是架於褒揚的。最近，他做了一篇「二郎姑娘之笑」，對於一個素昧平生的賣藝者郎德山，以及郎氏的二女，大加贊美。現在我且摘錄那篇文中的兩節如下：

「哲學家文學家竭盡心力所不能解釋不能改易的人生，只要小姑娘的一笑，就完全明瞭，完全變更原有的沈死渺茫狹隘，而為活潑靈妙的態度了。

「郎先生！我近來正狂熱的在羨慕巴黎的笑的生活。

我們中華民族中，是只有笑字而沒有笑的動作的，幸得你們介紹過來，從二位姑娘黃色皮膚裏透出這樣甜美不盡的笑；不但證明這黃色民族也有這樣的本能，而且用以感染我們，真是這民族的光榮呵！」

看了上面所引的兩節文字，便可以知道他是怎樣的善於發見人家的美點，而且又是怎樣的樂於贊揚人家的美點了。即使他的話似乎說得過分一點，但我們又怎忍加以非難呢。

總之，他是一個最會體味一切的人，從一切東西裏體味出它們的美與善來，雖然僅僅是當前的小小的一事一物。「北京乎」，就是這樣的做成功的。他的不肯忽略這些事情，也正和社會主義者的不肯忽略平凡的民衆一樣。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又誰能說他對於人類的生活沒有裨益呢！而且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也正和吃飯睡覺的毋須掛革命的牌號一樣，是不必另用其他好聽的名目「以廣招徠」的。有誰想否認歷史上的事實，這是多餘的事，而且也是愚賤的事。文藝作品的題材，多是用某一時期的事實作背景的，祇要它思想不悖謬，自有它存在的價值，而且也和歷史的不能否認一樣。——我這樣想。

你如果是個感受性敏銳的人，就是聽慣了海潮的澎湃，感到澎湃的巨聲的雄壯，但聽到了山泉的潺湲，也會感到潺湲的幽響的清妙。——我更這樣想。

一七·六，一五。

### 新女性 第三卷 第六號 (第三十號)

新思想舊道德的新女子

長沙戀歌

戀愛與情慾

七十島的宗教行為及其他

兩個拒婚的女子

蘇俄婦女現狀

偷會

配偶的選擇 (續)

草美容

趣味的鳴蟲

愛的繁念

鴛鴦的神話及其他

廣州之嘆的藝術

長沙戀歌

公平的命運

歸來

長沙戀歌

同艙的幾個女孩

暫別

底士白 (西洋名畫) K. J. Paupion

索非歌

邱

周亞介  
周作人  
馬人

黃招勉

章錫

盛子詒

石詒琛

文燕

馬武

李俊

燕志

樓俊

望湘

賈祖璋

盛祖璋

竹勉

孫席

黃詒

也詒

作詒

仁年

## 蘇州

胡兒

歲月真個是不留情呵！提起蘇州，足足久別了七個年頭；這回

再來，却也不見得怎樣「城郭全非」，固然多開闢了一個平門，或者所謂市政也者高明了一點——但是，並高明不了多少。不過，有些地方確實變了樣兒；最亮眼的，那牆壁上藍底兒的白字和屋頂上的紅青白三色或青白兩色旂兒；還有，無論什麼處所——茶樓，酒館，浴室，理髮店，以至妓院，在從前張掛「天官賜福大三星」和「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或「皇恩家慶，人壽年豐」的地方，都換上了「孫中山先生像」和他老所遺給同志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兩句格言；雖然，「歌舞昇平，一賓幸如歸」，「紫氣東來」，仍然可以找着，但終是少數中之極少數。

在號稱可以招徠商旅振興市廛的女閩中人物，多半是

蘇州特產；固然，有些確實不曾進出過閩門——在從前平門未開的時候，蘇州人要到外地去，無論水陸，都非經過閩門不可的，而說「悟去丫蘇州」的。但是，據蘇州人說：「蘇州有個地方，叫做

蕩口，是娼妓的生產區，有好多江北人——招徠揚一帶的人，販買些小女娃了來蕩口住過三兩年，言語，習慣，風俗，模仿得絲毫不差，然後他去；於是，「姑蘇」的芳幟，懸滿於所謂花街柳巷了。有如此一說，而且每個蘇州人都有如此一說——以我所遇見所相識的，也可見得孟老先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的話，實在有點道理與威力。其實，這又算甚麼？在現今的社會，尤其是咱們中華民國；女先生們除了「性」的勾當外，所會喧盛一時的經濟獨立，又從那裏立起？並且，還有好多男先生，又何嘗不是依仗着他們什麼人的「性」，腰紫衣金，揚眉吐氣——龜，算甚麼；鴿，又算甚麼；龜鴿於人也的，從而予以龜鴿。橫豎，「他們的性」，終久是免不了「愛護的」——或者說是「蹂躪」的。

蘇州的旅社，首出的是鐵路飯店；其次，東吳旅社，大東旅館，蘇州飯店，惠中旅館，也都是很不錯的；牠們都是閩門外廣濟橋一帶，距離火車站和輪船碼頭是不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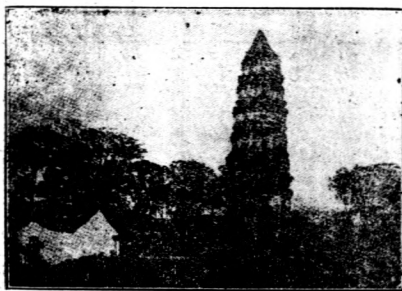
的。城內的城中飯店，正在大興土木，後來居上，是現代都市中建築物的定例；牠一定比鐵路飯店要堂皇些偉大些的。我這次住的是東吳旅社，是一個新起的旅社，房屋很大；我佔據了臨街的一間房子，裏面有銅床，盥洗台，粧飾鏡，桌，椅，衣架，馬桶，並且被褥是絲織品的，按日計算，每天大洋八角，外加小帳八分。再，電燈，電鈴，電話，一應全備。那臨街的一面，有一方吊樓欄，可以觀玩觀玩馬路上的一切。在夜間快將就睡的時候——十一點多鐘，忽地走進一位年事約摸在十六七間的女先生來，他笑意媚聲的說：

係一個子阿冷靜，儂來陪陪係，阿好？蘇州人終究漂亮，這較之揚州人的「來一丫子，坐坐下呀」，意義雖一；可是在聽受者却一升天之堂一降地之闖了。還好，我裝模做樣的了一忽兒，她便去了；這又可見得蘇州人比揚州人漂亮。要是揚州的，他定規要捱着身兒坐，捏着鼻兒哼，非等你嚴厲的下令逐客，他是不去的。聽說，蘇州旅館，只有惠中旅館，是謝絕這些賣性的女先生們光顧的；其他，是無處不羣雌粥粥陳貨待沽的。

隔壁房間的細語聲中，露出

五隻洋價額的協定——聽說較高的所謂人家人的，是要八

隻到十隻洋的；如斯的定價，未免令人興趣掃灰了。可是，馬路兩旁的幢幢黑影，更不知其所獲幾何？我凭欄眺望：那衣冠楚楚的男子經過，絕不見怎樣；那穿着不齊似乎較不上稱上流人的走近，他們便奮起而欲以之一夕「夫」了。「自慚形穢」，蘇州人確實漂亮；若是在上海，姑無論你是何樣人，那散在四馬路五馬路和大馬路各處的雉先生，決不隨便任你走過，主規要串一幕「她拖，你擺」，



「她拖，你擺」。

蘇州人力車的討價，常是超過一倍以上，尤其當你由旅館走出，他欺你不是本地人——至少路不大熟，甚至三倍四倍的竹槓給你受。我雖然有七年不來蘇州，終究還有點道路，由一隻洋降得到四毛小洋去。虎邱來回；虎邱山，是蘇州名景中之最

著名的。他的來源：相傳，吳王闔閭葬在此山——劍池就是墓穴，葬三日而虎踞其上，故名。牠的高度，據說祇一百三十尺；周圍，二百一十丈；牠又名海湧山，位置在蘇州城西北，離城七里。山上的最高處，是虎邱寺；那有名

的虎邱塔，就在寺的左邊，塔七層，已漸就坍塌。

虎邱的名勝：

進山門北行，路旁有小亭，中豎石碑，刻

鴛鴦墳三字，亭前

有聯：「身膏白刃

風猶烈，骨葬青山

土亦香」。相傳，

明崇禎時，盡口

（蘇州鄉鎮）人倪

士義，出外讀書，

久不歸；其妻楊



（鴛鴦墳）

氏，疑其死，絕食而亡；後士義成名歸，悲妻之死，不久亦亡。鄉人義之，為併葬於此，由崇禎御賜鴛鴦二字。在二山門的路邊，有一間周圍環繞着鐵絲的小屋，他那石壁上，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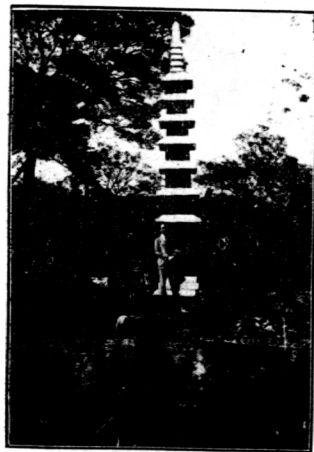
（泉憨憨）

憨泉，說是梁時憨憨尊者指點而成。水甚清，據云飲之可以去病。在憨憨泉左近，一大石中分如截，其旁石，鑿有

試劍石三字，一說，吳王遺跡；另有一說，秦始皇遺跡。由試劍石上，即真娘墓，所給我們遊賞或憑弔者，也祇是亭，碑，聯而已。真娘爲吳中名妓，她本是好人家兒女，他的父親做官清廉，被奸徒陷害死，他才流落娼門。可是，客來，僅能作長談；一日，有客來，堅欲留宿，他許以來日；翌日客至，他已投繯自盡。客哀之，爲築墓於此，而題名真娘墓。山腰平坦處，有大盤石，據說可容千人，從前上面是沒甚東西的，現在這



(石劍試)



(石人千)



(墓娘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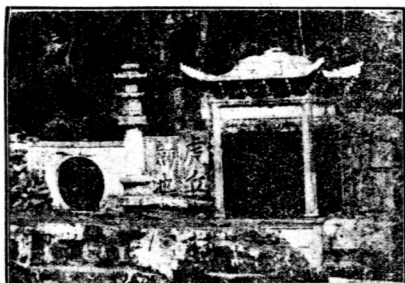


千人石上，築有一座西式塔——大概有兩丈多高；上面刊着書家吳倉碩所寫的「華嚴經」，舉凡蘇州人之得躋於所謂縉紳先生也者之列的，莫不附名於其下層；雖然也有不是蘇州人的，但總是有點名望的。現在聽說「倒塔」的運動已在醞釀了，若能成功，倒也未始不是「古今人之所同度」。石的北邊，是生公講臺，這四個篆書——「生公講臺」有說寫的人是李陽冰，也有說是蔡襄的。由千人石上，不多遠，有一木棚，內就石壁上鑿有二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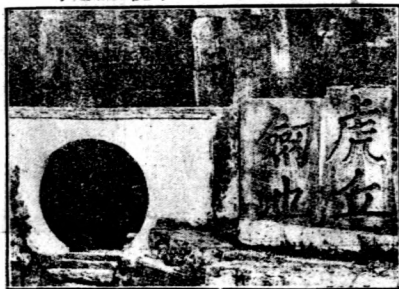
(臺講公生)

——說是「呂純陽」與「陳搏」，所以叫做



(池劍丘虎)

(亭仙二)



二仙亭，那虎邱劍池是緊鄰着牠的。由旁邊圓門進去，就可看見「劍池」了；劍池，寬約兩三尺，長不及丈。劍池折轉處，亂石堆砌成井，石壁上嵌着第三泉，說是陸羽品評的。第三泉三字旁，有「華嚴」二字，字體不同，大小也不同——華嚴比第三泉大些。山的南部，有兩所古雅

精巧的房子，那低矮的叫

擁翠山莊，裏面的佈

置，也還不俗；所

以來遊虎邱的人，多

半來這裏歇歇腳喝喝

茶，好在這裏並不是

非賣品而是歡迎光顧

的所在；只要你肯

破鈔就不會作門外漢

的。鄰近擁翠山莊那

所較高的，叫

冷香閣，舊名是「望蘇台」，登閣向東眺望，蘇州城郭是

歷歷可指的。在生公講台下面，有一泓角形的水池，石上

鑿有斗大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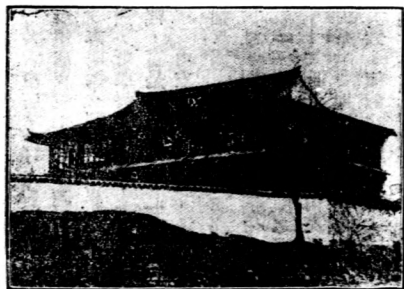
白蓮開，池旁有

點點石，牠那堆疊，倒還好玩意兒。其他什麼「斷樑殿」，

「枕石」，「石觀音殿」，「御碑亭」，「仙人洞」，「雙



(莊山翠擁)



(閣香冷)

井橋」，不外「名人題字」，「仙人遺跡」而已。

遊完了虎邱山，

順便到

五人墓去看看；墓在

山塘街。五人，是：

顏佩章，楊念如，馬

杰，沈揚，周文元，

他們是明朝末年的人，

因為同那時當權的

魏忠賢過不去，蒙

着「亂民」的罪銜被

殺。後來，魏忠賢打

倒了，別人便將那擁護魏忠賢的人給魏忠賢造的生祠來葬

他們的尸骸——「葬尸骸」的人或許就是「造生祠」的人。這

也是有幸有不幸吧？實在說來，類此的墓，在目的而

今，恐怕祇有用英文 *Memorial* 來題墓額才足包括的。

玄妙觀，也是遊蘇州的人所必去的地方，牠位置在城內的

中心，現在完全是商場化了；說書，賣唱，測字卜課，相

面算命，水菓攤，雜耍担，茶室，酒館，一切，一切，應有盡有。雖然，還有幾個鶴巾



石頭點)

羽扇的道士，抬出「真慶道院」招牌，混度一些善男信女齋齋熏熏；可是去遊玄妙觀的人，決不十分注意到那院內兩壁所貼「黃榜」上的啥個善男佈施某某齋幾多壇，那位信女樂助某某齋若干場。還有，那觀內字畫舖的許多許多「關聖」，「財神」，「福星」，「送子觀音」，排掛的實在比「總理遺像」，「中華民國偉人圖」，要繽紛萬倍，由牠的銷路推測到這文風甲天下的三吳，那只好說又是一個時代了。

姑蘇稻香村或觀前稻香村，與真蘇州陸稿荐，這是各處的糕點店與肉食店通用的招牌，

這回找着真正的窩所了。實在說道地話：甜，總是甜味；脆酥，總是油炸與烘炙味；管「娘蘇」，「觀後」與「真」，「老」。不過，在盲於辯識性的貴大國民前，甯可拿胡說亂道騙擁護爲上策；誠實無欺的話，或者在號稱茅塞未開的真正鄉下土老兒面前可以響響嘴；不然，包管送你到「打倒」的墳穴裏去。

觀前，是蘇州城內的商場中心，也是城內最繁盛的處所，好多大商店，都是在那裏的；糖食點心店，更是著名。據蘇州朋友說：「采芝齋的香木瓜子，陸稿荐的醬肉醬鴨，生春陽的火腿，老東陽的山查糕，稻香村的月餅與雞蛋糕，野荸薺的酥糖，紫陽觀的蜜餞，葉受和的方糕黃扞糕，實是各有特色。」

由玄妙觀向北走，不過里來路，便到

拙政園。拙政園史：明嘉靖時御史王獻臣，就元代大宏寺舊址，闢爲別墅，取潘岳拙者之爲政也的意爲名——「拙政」。清初，爲海甯陳之遴相國所得，中有連理寶珠山茶。那聞名的吳梅村山茶歌，就是爲此花而發的。

山茶歌：拙政園內山茶花，一株兩株枝交加；豔如天孫織雲錦，頰如姹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蠅蝶凌朝霞。百年前是空王宅，寶珠色相生光華，長養端寶鬼神

力，優曇湧現西流沙。歌臺舞榭從何起？當日豪家擅閨里；苦奪精藍爲玩花，旋拋先業隨流水，兒郎縱博賭名園（傳，王御史子以賭博失敗售園於人），一擲留傳猶在耳！後人修築改池臺，石梁路轉蒼苔履；曲檻奇花拂畫樓，樓上朱顏嬌莫比。千條絳蠟照鉛華，十丈紅杏飾羅綺，門盡風流富管絃，更誰瞥眼開桃李！齊女門邊戰鼓聲，入門便作將軍壘，荆棘從壇馬矢高，斧斤勿剪黃鸞喜。近年此地歸相公，相公勞苦承明宮；真宰陽和暗回幹，長安日日披薰風。花留金谷運難落，花到朱門分外紅，獨有君恩歸未得，百花深鎖月明中。灌花老人向前說：園中昨夜零霜雪。黃沙浙浙動人愁，碧樹垂垂爲誰發！可憐塞上燕支



(圖政拙)

山，染花不就花枝股，江城作花顏色好，杜鵑啼血何斑斑。花開連理古來少，並蒂同心不相保！名花珍異惜如珠，滿地飄殘胡不歸？根柳絲絲二月天，玉門關外無芳草，縱費東君着意吹，忍經摧折春光老！看花不語淚沾衣，惆悵花間燕子飛，折取一枝還供佛，征人消息幾時歸？

後來，曾經做過旂軍駐防將軍署，與三桂女婿的公館，太平天國的忠王府，江蘇巡撫署；現在，爲八旂奉直會館。進內要費一毛小洋，左右有兩個門，左門署「右達」，右門署「左通」；在極其迷信的而今的我，朋友們莫見笑，漢口後城馬路邊的金鋼嘴測字攤南京夫子廟內的湯道斌奇門卦課棚和廣州城隍廟裏的江西活半仙相桌，我是常常光顧的；在兩門前躊躇了好一忽，左，右？右？左？還是從字面上決定。

右達是好字眼兒；果然「右」，「達」！那曲折的橋，那清幽的池，那樸質的廳堂，那高峻的亭閣，絕妙的境地；尤其是那，玲瓏的石，牠那堆疊，牠那色彩，無怪從前說有個石顛的米老前輩元章見石拜石的了。園內各廳堂亭閣的題名，是：「遠香堂」，「聽香深處」，「香洲」，「雪香雲蔚」，「擁翠亭」，「藕香樹」，「瀟湘一角」，「梧竹幽居」，「半窗梅影」，「繡綺亭」；「玲瓏館」，如是

境界，真非「右達」不足以消受。出園，折右行，不過百數十武，便是那號稱「假山甲天下」的

獅子林，是一間和尋常公館一樣的門面，掛上「貝承訓莊」一塊小木牌，進內是不用花錢，但須備刺投這貝主人經許可方得進去；同我去的朋友，他那名刺右角是刊了兩行長銜而且都是「長」字爲殿而且還懸雜「軍」字於其間的，所以，不僅是許可並且還是「請進」還勞那貝主人「躬親領導」還愧領了些「茶點」。「功名利祿，豈可忽乎哉」，無怪乎好些人捨却大好頭顱犧牲寶貴人格以求之了。獅子林的「山」「石」「洞」「池」，確實極盡其「玲瓏」，「雄偉」，「秀麗」，「宛轉」；再，那十多顆「古松」的蒼翠斑剝，也是非同凡品。至於那些峯，堂，室，軒，池，井，谷，屋的署額，如「獅子峯」，「含暉峯」，「吐月峯」，「立雪堂」，「臥雲室」，「問梅室」，「指柏軒」，「玉鑑池」，「冰壺井」，「修竹谷」，「小飛虹」，「大石屋」，倒還恰合這「貝」主人身分；固然是古已有之，然非煙火氣十足的名家，決不足以語此。並且，因爲剛在修葺，所以有些地方，未免顯露着太新。

蘇州人家，當早晨時間，每家門口，都有一個硃紅馬桶（也有很少不是硃紅的）陳列着；其色固已十萬分刺目，

而其形更未免有欠雅觀了。由拙政園到獅子林，是從馬桶包圍中衝出；由獅子林去

北寺塔，也是園圍轉轉都是馬桶的。北寺塔是鄰近着拙政園和獅子林的，牠坐落在「報恩寺」中。相傳：三國時，孫權母吳夫人捨宅建寺；一說，是孫權乳母陳夫人。唐朝時叫開元寺，到吳越時纔改今名——「報恩寺」。從前的塔，十一層，屢建屢燬。現在的塔，是明朝隆慶時代修的，九層；據說，在蘇州浮屠中，牠算是「王」了。登塔要納費，每人小洋一毛，折合銅圓二十三枚，自底至頂，一共二百七十七級，蘇州全城，太湖，「鄂尉」，「靈巖」，「虎邱」諸山，是歷歷然現於眼底的。每層的八壁中都嵌奉着泥塑木雕的神像，燈燭輝煌，香煙繚繞，倒也有點味兒。近頂三層，當中用木柱支撐着，照登塔的規則，每次限定不得過二百人的——將來坍塌的慘劇發生，決不會有二百零一個冤鬼的。

留園，號稱吳中園林之冠，雖然，在七年前曾經遊過的；但牠那石山的偉異，亭榭的深邃，構造的精巧，確實令人留戀；所以在第二日的遊程中，仍然不忍捨棄牠。園的前主人姓劉，所以牠名劉園，現主人是常州盛姓；他模仿袁子才買隋姓舊園「隋園」易名隨園——改字不改音的辦法，蔣

劉園更名留園。園在閶門外三里許，面積四十餘畝；園確實是好；而那些亭榭樓閣的題名，更不是獅子林拙政園所可比擬。遊園費，每人小洋二毛；裏面備有茶點供客，並不見貴。

涵碧山房，在園之正中，匾題「胸次廣博天所開」，其內廳著「活潑潑地」，極寬敞，前臨荷池。池上有橋曰「九曲橋」，池中有亭曰「濠濮想」；池西疊石成山，頗形雄偉，山上遍栽桂花，花叢中一軒，署「聞木樨香」；山頂有亭曰「可亭」，山陰爲「半野草堂」。署「清風起兮池館涼」軒，在池之東；「綠蔭」軒，在池之南；周圍長廊，壁間嵌有許多的石刻詩詞。向東爲楠木廳，署「藏修息游」，廳前疊石，極形怪異；廳旁有亭，額「佳晴喜雨快雪」。由「揖峯軒」進東園，內有「冠雲峯」，「岫雲峯」，「瑞雲峯」三湖石，冠雲峯居中，最高。下有池，名「洗雲沼」；沼旁是「冠雲亭」與「冠雲台」，台署「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北面有樓，署「仙苑停雲」，壁間嵌銀歪尾龍鱗魚化石，兩旁懸雲石極多，皆合畫意。偏東一屋，傳爲園主人當時參禪處，題額「少風波處」。園西係新闢，名「小蓬萊」，內有土山與花隔，點綴也還不錯。西園的放生池，也是遊蘇州的人所必賞玩的。池裏的魚蝦

龜鼈，是不同他處的魚蝦龜鼈見人深藏的；牠們敢放逐着游人拋擲的餅餌而浮泳於水面的。牠們真個是安全啊！「我不如西園池裏的魚蝦龜鼈」，我敢斷言每個中國人都會有此感慨。果然奇異，兩三尺長的青紅魚，七八寸長的蝦，背闊兩尺的龜鼈，較之西湖的魚樂園，又是別有天地。依附着牠們弄點利益的，有收十二個銅子進門費的和尙，和賣饅餘餅餌——備遊人引逗魚蝦龜鼈用的小販。放生池中有亭，亭額「月照潭心」，聯「聖教名言獨樂何如同樂，佛家宗旨殺生莫若放生」，看到不禁令人大呼我佛如來了。西園是在留園左近，旁有禪院，名西園戒幢律寺，有僧衆近百，據說是蘇州最大的叢林；寺內：大殿，



(西園戒幢律寺)

離漢殿，金銅殿，藏經樓，方丈室，齋堂，全備。我經過廚房時，見那裏面排列着四個大鍋，平放地上，上面標着紅條「隨意樂助，功德無量」，鍋底堆積不少的銅子；「功德無量」，和尚真個善於斂財。再走進齋堂，斗大的字「中華民國天下太平」，確實有點「開心」；無怪兩旁「某某善士爲家宅安甯樂助太平齋」，「某某信女誠心皈依法名某某供奉善提齋」的琳瑯滿壁了。不過，在這些我佛大弟子的和尚們，享用此類樂助與供奉時，眼光望不望那正中「當思來處」匾額？同時，在那方丈室的門上，發見用在牆上剝下的白堊所寫「打倒迷人的怪物剷除光頭的女子」，署款是「天曉得」；不知這些光頭男子——和尚們，見了作何想解？又不知何以偏偏寫在這六根清淨的佛地而且是和尙頭兒（方丈）的室門？這是惡作劇，還是善知識？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 姑蘇城外

寒山寺，是會見之吟咏的——「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魚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唐張繼楓橋夜泊）。寺在楓橋，離城七里餘；相傳，寒山拾得曾止此寺，故名。今寺係程德全重修，寺門署「妙刹宗風」。內有文徵明唐寅所書石，碑嵌於壁間，殘毀不完；並



從未破鈔於號稱善門佛地的我，也不得不敬奉兩隻大洋作爲茶資；固然，我不會要他備茶並且也不會嘗他的茶；雖然，他已接着錢在手裏口裏還連連說不必不必。

滄浪亭，在城內極南；由「滄浪勝蹟」石坊進，坊內的右邊，爲「五百名賢祠」——現爲「美術學校」，裏面的石

### （寺 山 寒）

有寒山拾得石刻像，和張繼楓橋夜泊詩碑（念曲圖補書）；寺僧補以售於人。那一夜半鐘聲的鐘，爲日本人取去；現在之鐘，係日本人所奉還的摹鑄物；鐘懸大雄寶殿右室內。殿後正在大興土木，明年重來，所謂古蹟也者定當輪奐一新了。和尚極善應酬周旋之能，所以雖

山和外面的水，真是不愧「勝蹟」。「滄浪亭」，就在這石山上面；亭下爲「明道堂」；堂東北爲「瑤華境界」，「見心書屋」，與臨水的「靜吟亭」通；堂西南有三層小樓，名「看山樓」，中祀二程——程頤，程頤；下層爲石室，題「印心石屏」；西爲「翠玲瓏館」，又西爲宋蘇長史祠；堂後之「東菴」，「西爽」，與正門隔山遙對。還有，「清香館」，「問妙香室」，都在西偏臨水處。祠中石刻甚多：「宋蘇舜欽留別王原叔詩」，「康熙賜吳存禮詩及檀聯」，「乾隆十二年御書江南潮災嘆」，「御題文徵明小像」，「道光中陶澍滄浪亭五老圖咏」，「朱珔七老圖記」，「歐陽修歸有光記」。祠之對面爲



(亭 浪 滄)

可園，現設「省立圖書館」，園內有水池有土山，頗爲精雅。可園隔壁，爲「蘇州中學」。

美術學校有陳列室六，中以裸體女像爲多。各處柱上掛滿美術家格言與箴規；最令我刺目的，是「藝人之利害觀念以羣衆爲目標不講自私自利的」，利害而能顧到羣衆，這決不是貴人類所有的事；然而，能較有如此一說，亦足朵頤快嚼聊勝於無了。這裏的牆壁，到處都有「請勿塗壁如有佳句請屬門戶抄記以便保存」的小木牌，所以倒還清白無瑕；本來，詩句姑無論好到陽春白雪，塗在壁上總是討厭的。

關於西施的遺蹟，傳說多半在

靈巖山，山在蘇州城西，離城二十六七里。水行有小舟，費三元來回；陸行可騎驢，往返一元；並且有小汽船開木瀆鎮，鎮就在山麓兩里路遠。山高三百六十丈，山之西北絕頂處，傳爲「西施琴台」。平坦處有寺，即靈巖寺，據說是「館娃宮」舊址。寺後有塔，雖燬，尙存磚座，遠望仍如好塔。寺中百數十步，有吳王井二，一圓，一八角；圓號「日池」，八角號「月池」，相傳爲吳王避暑處。另有三池——硯池，玩花池，玩月池，三池雖旱不竭。循塔南西上，有小斜廊——長不及丈寬僅容人，名「響屐廊」。



此外，據和尚說：「塔東是百步街；街南有石室，俗稱『西施洞』，傳吳王囚范蠡處；洞中有『牛眠石』；東西有『二划船碕』，為吳王潛水以戲龍舟之所；其下為妙洪泉。更有多石——『醉僧石』，『壽星石』，『石壘』，『石馬』，『袈裟石』，『獻花石』，『石樓』，『石髻』，『藏經石幢』。」可是，在我所看得到的，却祇是斷磚殘垣零瓦頑石而已。不過，所傳的『采香溼』，站在寺門前望去，那如箭的一水，還歷歷是在眼前；所傳的『美人泛舟於溪以采香』，却渺然無從追尋的了。

天平山，在靈巖山左近四五里，由蘇州城陸路去靈岩山，是必須經過天平山的。天平山以奇石著稱，那開名的「萬笏朝天」，就是此山的峯巒；范文正公（仲淹）即葬其下。號稱「吳中第一水」的「一線泉」，也在此山，牠是由石壁中流出的，味極甘冷。山之麓，有屋多間，清乾隆賜名「高義莊」；內設茶點奉客，取費不若寒山寺和尚的高貴，他老實索價——小洋二毛。住戶，皆姓范。據住戶云：「山上多楓樹，在九十月間來遊，萬葉盡赤，極其悅。」

說到蘇州的老百姓，仍然還隨處都見着垂辮的「瞎目清道民」；女的，雖然說蘇州出美女，但赤足蓬髮奇形怪

狀也隨處可碰着的。或許是東施的一支派。還有一層，在每家的門上都貼上不少的：

一件家業茂盛事  
十七年正月廿三日給  
府正堂張

一件家業茂盛事  
財源興隆  
十七年二月初三日給  
縣正堂吳

蘇州府城隍司  
天餉完納  
字號  
消吳禎祥

開光大吉

寬約六寸長約一尺三四寸  
灰黃色紙印成；「十七」  
「正」，「廿三」是硃  
筆填寫，上面還蓋上紅色  
方印。

和上面的大小紙張格式差不多。

寬約七寸，長約一尺，

黃色紙印成，在「府」

「城」二字上加蓋紅印。

寬約二寸，長約六七寸，

黃色紙（也有紅色紙）印成。

這比有些地方「借租收訖」，「查」的意義效驗，大概是相同吧？然而，蘇州的老百姓，在這些表現上，確實是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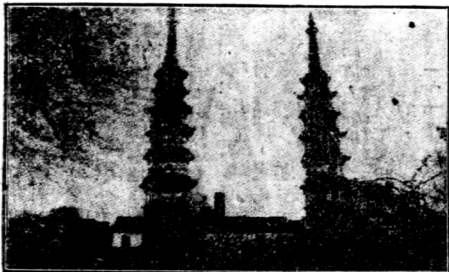
正道地不二的  
蘇州老百姓。

這天，正巧遇着明星公司在天平山附近攝取外景。當我騎驢快近山時——由蘇州城去時，沿路有好多婦女追隨着問「阿要轎又己」？同時，我看見那些同遊者，猴蹲在一月沒逢的竹椅上，兩個婦女用兩根長槓夾着肩起走；我因為她們是

西子家鄉人，不敢唐突，所以沒有答應「要」。「阿是拍電影個？」她們懷疑着我不是遊山的，便搭訕着走開了。這時，那趕驢的老頭兒——他的鬚髮是已二毛，他說他只四十九歲，忽地向我道：「正宮娘娘，兩百塊大洋錢，四天」；「拍電影的要找一個正宮娘娘，只拍四天，送兩百塊大洋錢工夫錢。」經他重復的說，我才了解他的意義。

「本灘」「說書」，是蘇州人的特藝；蘇州各大小茶樓，都有這一場的。據說各說書的都是光裕社出身——或可說都是光裕社社員。「吳苑深處」，是很大的一間茶樓，所以牠所請的說書的是光裕社首座人吻——范又珊。這天，由靈岩山轉來，特地邀着個蘇州朋友去觀光觀光。定例，是下午五時開場，這時還只四時零

點，然而已「座不空矣」，座中太太小姐們占多數，於此可見范又珊的盛名也可見蘇州人的習好了。書目是三十本狸貓換太子，由這里，更可仿社會學家的眼光考察蘇州人——尤其是婦女的真相來——縱不真也不遠。此外，各個茶樓所標出的書目，不外「楊家將」，「水滸」，「英烈傳」，「珍珠塔」，「濟公傳」；我想，我們的黨的宣傳者，如果能做到「主義」遮蓋了這些「傳類」，那真「大道之行也」了。



( 寺 塔 雙 )

西的  
鄧尉山（距城六十里，水陸均通，有尋梅旅社供客休止），城西西南的石湖（距城十五里小舟可達），太湖中的東西洞庭（距城八十餘里，通輪船），城內的

雙塔寺，怡園，遂園，環秀山莊，和城東的寶帶橋（在葑門外六里，跨運河，長一千二百二十五尺，環洞五十三，中有三大洞，可通大船），也是足數遊賞的。

遊蘇州的日程，在上海趁早班特別快車（上午八時五十分開，十時五十分到蘇州）去的，這一日便可盡「北寺塔」，「拙政園」，「獅子林」，「滄浪亭」，「玄妙觀」及城內各處之遊；第二日由「留園」，「西園」經「虎邱山」而折「寒山寺」；第三日若去「鄧尉山」，便可經「天平山」，「靈岩山」，「穹窿山」而順便遊賞了；倘作二洞庭遊，往返是須費兩日時光的。若是由南京趁早班特別快車（上午九時十分開，下午二時二十分到蘇州）去的，這日可遊城內的「北寺塔」，「拙政園」，「獅子林」，「玄妙觀」；第二日先去「滄浪亭」，再去「留園」，「西園」而至虎邱；「寒山寺」，則可於遊「靈岩山」或去「鄧尉山」順道一遊。

蘇州形勢，環城有水，運河圍繞著，西南面是太湖，北面多山；交通是很便利——火車，汽船，快船，航船，全有。盤門外的「青陽地」，是各國的租借地——日本租界最大。

其他，或者像一般人所定的好的方面的「報紙」，「教育」，「工業」，壞的方面的「妓院」，「戲館」，「乞

丐」，魏我不能詳盡的奉告；我僅祇能就「市鄉公報」和少所見聞的知道些微。

報紙有五六家，篇幅一大張（全新聞紙的對裁）與吳儂軟語」的香品文字（千萬不要錯排成小品文字）要佔全篇幅的八分之一；本地新聞大概「某郎與某女通奸」，「某菴尼姑產子」，「某廟神顯靈」為主幹，本地以外的消息是很少的，這想是上海報當日可到的原因；論說裏面，是完全「可不慎旃」，有厚望焉」的。教育呢，在從前說是江浙第一教育發達區，現在想更蒸蒸日上了？不過，那狼負盛名的東吳學校，聽說是今亦如昔的。工業：據蘇州朋友見告，紗廠二間，絲廠三間，火柴廠兩間，造紙廠兩間，織物廠四間，鐵機織布廠絲織廠很多。妓院，據說頭等妓院七八十家（東西民度里同春同樂坊等處）人數當然是很可觀的，銷耗於此中的物質與精神，也就可由此「可觀」而「概」；那等而下之的，自然更是倍蓰什伯了。戲館，有京戲館二，電影場五，京戲館所演的戲，依舊是什麼「濟公活佛」，「白蛇傳」。乞丐，跟着喊討，雖然有警察先生把守着的十字街口，也是很多的。

有所未盡，請待來年！

現代中國第一卷第三期 六月一日出版

現代中國第一卷第四期 六月十六日出版

——反日帝國主義專號——

- |                      |     |                   |     |
|----------------------|-----|-------------------|-----|
| 反日帝國主義專號導言……………      | 郭昌錦 | 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    | 李平凡 |
| 日帝國主義之經濟政治及社會概況…………… | 張希真 | 中山先生與中國革命……………    | 馬潛  |
| 日帝國主義之發展及其前途……………    | 馬潛  | 對日經濟絕交之研究……………    | 李平凡 |
| 日帝國主義之對華外交……………      | 龔公道 | 第三黨問題……………        | 施存統 |
| 日帝國主義陸海軍之勢……………      | 李平凡 | 中國農民問題……………       | 包逸宇 |
| 日帝國主義與中國……………        | 李海士 | 濟案的背景與我們的要求……………  | 高漢鑿 |
| 濟南慘案之前因後果……………       | 丁時政 | 日帝國主義下之滿蒙……………    | 郭昌錦 |
| 我們對於濟南慘案的認識……………     | 夏苞  | 一九二八年國際形勢(下)…………… | 陳石孚 |
| 血(獨幕劇)……………          | 姚微知 | 兩世界(小說)……………      | 冬心  |

本期特價一角五分

每冊一角二分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總代理

# 漢遊識微

蠶生

余此次因事赴漢，雖為期甚短，而感觸頗多，爰為記述之，以質讀者，如或觀察判斷有誤，至盼糾正。當今三鎮居華夏中樞，足稱雄壯。然際此炎夏，赤郡可畏，殆無一足令人留戀。漢上氣候炎熱，遠過滬濱。而今年蚊蟲之多，尤足令人討厭。去歲此地有赤郡之稱，而吾人以身因其中，無所比較，尚無甚感覺。今由海風盪漾，比較清涼之海區域西溯，乃真覺武漢之不無赤化也。然茲所謂赤，義至瞭然，當無庸作者之再為界說也。

目下漢地商場頗稱熱鬧，市中熙來攘往，晚上燈火輝煌。武漢輪渡，至夜十一時始收班。以視半年前，不無霄壤之別。此乃共黨肅清後，工商業得漸安穩之一種表面現象，亦不足為奇。詢之商界中人言，謂較之黨軍未到前市場，尚不能為全恢復。蓋今已恢復者，乃市面上之一般消費貿易，而商業信用則尚未恢復也。蓋工商業之發展，十九有恃信用。故往往有以二三百元之資本，而能營千餘元之

生業者，乃信用為之也。今則地方甫定，前途隱憂，孰取云無，故人有戒心，遂多裹足，尚不足以言此。必俟信用恢復，而後商場有充實與旺之望也。

武漢商民之吃虧最大者，為國庫券與中央票之損失。而各業中，尤以糧食與當兩業受影響為最大，而此兩業又皆與小民之生活有關。去秋政分會雖定有法價，擬收回此種票券銷燬，然因法價與原價為十與二之比，損失太大，往兌者寥寥。今數千萬之券票，猶流存於人民手中。雖不能以之行使，然市價一漲一落，賣買之間，有獲利者，亦即有損失者，而為害社會，乃無窮期也。聞某日廣東銀行歡宴武漢軍政界，當時商人曾請求當局設法收回此項票券。李德鄰主席謂自當徐圖設法。而衛戍司令胡軍長則謂此項票券等於俄之盧布，德之馬克，殆無收回之望。一座商人，為之愕然。幸李主席駁謂盧布馬克，乃糟於對外，今武漢票券，乃純屬內政問題，不能作一例觀云云。衆服其言。亦可見位高者，持論之不可不慎也。

自去秋武漢反共，至今將一週年，說中間無甯漢再行破裂之不幸，西征入湘兩次之用兵，則地方少一次之騷擾，共匪無間隙之可乘，軍隊無今日之複雜，則兩湖現狀，當較今日為尤佳。即今苟安，已不勝其歌功頌德，亦可見商

人之識淺，而當道之有幸與不幸也。據熟悉湘事者言，湘局仍未可樂觀，地方比桂軍入湘前，未見稍佳，抑或更糟。蓋多一度之大騷擾，小百姓即多一次之大損失，更兼以共匪之乘間竊發，橫行湘東湘南，肆其焚劫屠殺，甚此兩因，即劇增無數之無食無衣階級，更言不到無產。此無衣無食之百姓，除了跟共匪跑，別無路可走。蓋即不跟共匪跑，而官兵一來，既為無產階級，亦無可以倖免也。由是每一次破城焚掠，千百成羣，其中真共黨，不過百中一二，而十之九乃受兵共雙方壓榨，無出路之小百姓也。余曾於回滬船上遇逃難赴甯之郴州士民，為言共匪毛澤東朱德盤踞郴州兩月（夏歷正月十三至閏二月十四），焚殺至慘，彼等於匪來前一日逃出城，伏於山中，寒無衣，飢無食，飽嘗痛苦，旋又逃往粵邊碎石。後雖經許范等部克復，然地方已糜爛不堪，刻人民仍多逃難遠出，尋依戚串。近見武漢政分會曾有命令，着去歲受共黨壓迫外出者速回鄉樂業，而一方社會上之事實如此，粉飾太平之文章，果於民生有絲毫痛癢之關乎。現湘鄂大舉清鄉，表面似尚井然有條。然據有識者觀察，事實上仍不過軍人之劃分防地一地盤一而已，彼等之各退一方，仍不過坐以待，安能望其就範圍內，視為己責，好好的切實整理乎。然目今兩

湖實況，只有極少數之一二共黨，隱伏流離失所之千百難民中，運用其騙策操縱之手腕，將如何擒治此極少數之真共黨，而拯救大多數之小百姓，竊恐非往者意義單簡之清鄉二字所能奏效也。

近政分會為闡明黨義，糾正信仰，曾有命令，選定胡漢民著「三民主義之認識」戴季陶著「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及「青年之路」王季文著「中國國民黨革命理論之研究」等書，諄囑黨員熟讀。胡戴二先生之言論自屬「持論正確，博大淵涵，是為總理遺教之功臣，而導吾儕知行之正路」者也。惟是王季文先生者，吾想不但世人尚未拜讀其大著，且亦未甚耳其高名。王季文先生，乃桂籍國會議員王乃昌也，聞今有王學者之稱，乃日今桂系軍人中最得意之人才也。其任務乃顧問代表之類，刻住德國一碼頭天主堂內，即汪先生從前在漢的寓所。其大著李主席曾為之作序刊行。上次白總指揮赴豫，曾掣王學者同行，某次於某校歡迎席上，白總指揮介紹王學者演說，言王學者於總理三民主義的研究如何如何，此即「王學者」一名詞之所由來也。於是學者登台，大發妙論，開宗明義，即曰「中國現在只需一民主義就夠了，那要三民這樣多」，滔滔不竭，不是集人之大成，即屬自家創見，豈知後生小子，竟厭聽

學者的正經話，末後大家哄然，請求主席速停止這位王先生發言，不然我們就散了。於是王先生亦遂適可而止。諸位不曾聆教過王學者的演說，可速覓一本他的大著，拜讀拜讀，見識見識呀！

他們所提倡的是王學者這類的名言妙論，所禁止的自然是陳公博準共黨一類的邪說了！革命評論。糾正理論，肅清思想，的確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不過人類思想是進化的，既然有了三民主義，如何能够使大眾都跟着向後轉不要那民權民生呢？竊恐所謂正本清源的，倒反替邪說添了兩隻翼，可危險呀！據某軍政訓處中人說，革命評論各期，該處均收到甚多，其主任亦認為言論尙屬正確，在未禁止

前，均分發各軍師部及各級政訓處。這軍自然是將來國民革命史中最有光榮的桂軍的基本軍。其分化出的兩軍，已經不要政治工作了；惟獨這基本軍的政訓處，尙獲保存。但是軍中人已有「這軍已不是從前這軍」的流行語了。有人說禁閱書報是沒有用的，即此已見的一二期已够挾一般的思想他向了。一般青年與革命軍人的無出路，這彷彿是隱伏武漢的一個危機。這是下面的；上面的呢，從前的豬仔議員與陸榮廷莫榮新的餘孽都漸漸有來歸之勢。有人說，還是局中人說，武漢是腐化分子的集合場，雖然言之太過，但的確趨向是如此。有人說，還是地位較高的說，「要腐化，大家腐化就是了，有甚法子呢」，亦可見其言外之不滿了。

## 病了的玫瑰

啊玫瑰，你是病了！  
在吼嘯的風雨中，  
在沉沉的黑夜裏，  
那看不見的飛蟲

布勒克著 李惟建譯  
已經找出了你的  
鮮紅色快樂的牀，  
他黑暗秘密的愛  
把你的生命毀傷。

## 廣州的抽，喝，吃。

招勉之

在人們的日常生活裏，吐痰和澆水是極其普遍的一件事，咱們中國人是更爲重要些。不論痰或澆有了總得要吐，這原因又要拉扯到藝術問題上去了。爲要講究藝術就不得不吐；吐得多則愈覺其巧妙了。有人問藝術未免太被糟蹋了，什麼都扯得上去的，還有什麼價值？在此不妨答以無產階級不文，還沒有知道這字的真意義吧。吐得多自然又要吸得多來保助，因此嗜好之有吐納，猶之乎鼻子裏的呼吸作用似的。抽煙，喝茶便不妨算是吐納中之定律的實證了。

平常不喝茶的時候，當然以抽煙爲嗜好之一。市上雖多捲煙，但廣州考究生活的藝術的人們，多不希望那些大聯珠，大前門，統盤牌，等的——太有錢的資產階級除外——却反而喜歡抽生切煙。生切煙就是本地所產的煙葉，不會經過什麼製練的手續，只給太陽曬乾了便切成粗粗的煙條兒的煙。否則名曰熟煙。生切和熟煙是一般人之所好。他們不怕麻煩，要抽時便拿紙來捲，手法很靈敏，幾乎同在口袋裏掏一根大聯珠出來一樣的速，這顯見習慣成自

然便不大感到什麼麻煩了。因此市上多特製一種國貨的薄而粗黃的捲煙紙以供需求的。紙的面積，長約三寸，寬約二寸；捲起煙來後，成長漏斗形，容量並不比之普通煙公司所製的煙捲多，就是爲了一頭寬一頭尖的緣故。許多人，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們的口袋裏，煙條或煙絲和煙紙常是隨身行李之一的。據他們說，這些煙——生切和熟煙——的味兒，老辣，純淨而香馥，比之三砲臺等的捲煙，物美而價廉得多，至於到底怎樣的純法，在我還是門外漢，一時也無從介紹出來的。就程度而論，生切煙的滋味，如果你能領略時，自然有資格可以抽大雪茄和呂宋煙了，抽煙之道臻乎此則雖不中不遠矣！除了這些而外，旱煙管，水煙筒，鴉片煙槍，等等更是輝煌，更是藝術化了。

這樣地講究的抽法，唾液不免被騙，——是否合於衛生之道，在此不表，——以爲有什麼食物到了口腔，一下刺戟，不免澆水源源而來。歸根不睡出來就吞下去，然後再嘔一兩口的濃濃的龍井或普洱，而藝術的味兒乃漸入佳境了。不論是痰是澆，吞多了要吐，吐多了要吞……又要吐；畢竟吐的多，誰還願意把髒的東西留在肚子裏？吐多了吐的方法便不得不出些工架來，這是很自然的景象呀。



爲了要裝演人生的純潔起見，吐痰——吐痰一樣——需要相當的效率，就是吐得距離愈遠愈好；出口愈迅速愈妙；痰或濃的體積愈凝集愈有力量；吐時時愈有集中的力量，望着一個範圍很小的空間上去，便愈見有趣而老到。爲了要吐出效率來，未吐之先的一刹那間，要有一番瞬間的醞釀；上下顎合動和舌頭捲縮的動作，將欲吐出的一團斂聚於舌尖和上下齒縫之間；動員令一下，便靠着唇和舌等的共同努力的彈力，一箭似的成爲兩根線間的 *Penetration*，離開身體三四尺以至四五尺外和風塵地面相接觸了。這般的像廣州人學官話似的吐法，起初的確有些困難，但久而久之，也就習慣成自然了。不過愚笨的我，至今也學不上呢。有時，因爲濃的凝結力比不上痰，一不留心會成噴水花的現象，却不是「必」的一聲的那麼老練，這是效率太差了，會弄成笑的，要留心一下子才行，如果有人人的話。到廣州去的人們，不妨在茶樓酒肆裏物色物色吧，那要模仿的是不會失望的，倘若你也要東施效顰，在下却不敢寫包票。有一點要聲明的，這不過是到家的人才會，程度淺的，低能的，落伍的怕均不可以同日語，故賦有這本領的人不是十分的多數，但也不算少數。

吐了要喝猶如消化了要吃，故飲茶和吃食之在廣州很

流行的。廣州人只用飲茶；喝茶，聚茶都不大通用的。吃茶更是忌諱的事，因爲病人食藥謂之吃茶，這樣才叫吃茶，自和日常的飲茶不同了，難怪其忌諱的。說理，茶是液體，沖的茶葉是吃不得的，不用牙齒咀嚼的「飲」的狀態，大約用不着以吃字去將就它，而且吃茶兩字聯起來也有點「不亨」的，——引用國學大家之典故，——故飲茶二字亦殊質樸。嗟啊，喝啊，雖然也行，却嫌似乎北方的大哥們用的口吻，和南方的溫文爾雅之風是不大相投的。另外在飲之外，還有人叫做「啜茶」的，這啜字在廣州人用起來是有開的欣賞，一碗茶喝個把鐘頭是之謂「啜茶」……有錢了不用做工，可以有高樓大廈，嬌妻美妾……的享樂，謂之「嘆世」，嘆之意義，盡於此矣！

只有「飲茶」或「嘆茶」是通行的了，在廣州。

每天這樣的嘆法約有三次：早茶；午茶；及夜茶是也。茶話開首之先，第一要留意的內行手續是洗茶杯，此雖窮鄉僻壤的廣州內地，亦多知之。無論茶館裏的陳設及用品是怎樣地清潔或污穢，照例茶客要洗一洗茶杯，不洗固然也沒有什麼希奇和大不了，不過有時會給人驚訝到你的火速的舉動，太急進了一些，並不會受過藝術的洗鍊罷了。成了例的，夥計沖茶之外，另給你一杯白開水，就是這樣

的用處，倘沒有，可以立刻問他們要來，好讓他們知道你是內行或藝術家！

茶是沖在茶盅裏了。

茶盅多有蓋，不比茶杯的露天露地，又不比茶壺的嘴巴翹然突兀而旁出，亦不比茶碗的開口大面。荷包裏有時，又舍得多花幾個子兒，則漂亮的江西瓷器茶盅下面又加了一個白銅的或銀的茶蓋以墊之。上蓋下蓋，那麼，茶盅就亭亭玉立於雲石面的酸枝——紅木，貴重的紅木——桌上了，把茶杯裏的白開水灌到茶盅蓋裏，隨後以手指捏緊茶杯的口邊團團地在盅蓋裏轉動幾次，動作要妥當而安詳，慢是沒相干的，這就算是洗法。洗好了便把盅蓋的白開水隨地倒了，有痰盂亦不妨倒在痰盂裏，但不倒也不妨的，因為痰也可以不向盂中吐的，何況說過茶杯的白開水！

茶杯洗淨，澆水等等都吐過幾口，茶也開始啜一二口；生切或熟烟或烟桿兒亦可以應時而抽了。茶話幾句，有女招待的和她們也搭訕搭訕，點心隨後一批批地送過來，——廣州近來已不用女招待了，但在香港也還是可以一觀芳澤的，——任你選擇，質量要精，名目也要新穎，分量少些不妨事；否則不切「點心」二字的實在性，却是「點肚」或「點胃」了。有兩句廣州流行的俗語，很可以為

這生活的藝術的原則的：

少食多滋味；

多食無回味。

這不啻就是點點心的宣傳大綱提要了。另外又有一句是：

食野食味道；

睇戲睇全套。

（野——東西）

這是教人吃食不必像牛嚼牡丹似的意思。根據了這一條原則，那麼，無論吃大菜或點心，多側重於滋味，却不在于食前方丈般的數量和風捲殘雲般速度也。吃喝的態度既要如其優游安定，坐個把鐘頭的破費亦不過二三毫錢，有連請客也在內了，一天幾頓；不是大請客的喝法，也花不了多少的，不過無論如何，食費總佔了個人入息的一大部分了。

依照生存競爭的道理來說，在這漩渦之內，凡不以滋味為重的食品，自遭「除掉」，而不會弄有味道東西的廚子也在「天擇」之列了。要創造或保存着本號食品的聲譽，第一要請廚師，第二要請各符其實的易牙再世似的好廚師。一個好廚師在廣州的月薪約可得二三百元，另外還可以兼差。他的工作不用動手，不過嘗嘗味兒，教教方法，

使中廚師小廚師們有所遵循，以資鑑定而免出醜罷了。他的生活，較之時下會掉粉花的博士教授們冠冕得多呢，也許。廚師的生存競爭既以滋味為馬首是瞻，點心和食品的一切藝術上的創作就天花亂墜地層出不窮了。「食在廣州」的口頭禪由是畢竟名不虛傳了。

抽，吃，喝的中間兒，用着牙籤去刺刺，吃後仍然似刺而非刺的含在嘴巴裏，直到無意中才放棄過去。臨了，向例有檳榔以殿其後，因此賞給夥計們的小錢，亦名曰檳水。近來或者因為某種空氣緊張的緣故，革新得很快，檳榔已不如北京的豆蔻的通行行了，夥計也不向客人討小錢，不過檳水例多加一就算了事，如果你能給點小錢，那是很不錯的了。

在較大的茶樓裏，還有「女伶度曲」以供茶客的品評，從前是替姬的？——瞎了眼的女子，——於一口一口的吃喝的風度之上再加以鑼鼓的喧闐，管絃的啞啞，歌聲的嘹亮，奇形怪狀的形形色色，不禁令看官們有悠然神往的趨勢了。

品茗，原是古雅的喝茶的變名，比飲茶又要美化一些了，像咱們廣州般的品法，這若大約不至于虛負了！一口一口的喝；一啖一啖的吐；一股一股的抽；一點一點的

嚼；廣州人的風味真雅緻！

春意是早已闌珊了，想起南方的景况，也還是一樣地安閒，不禁神往了。現在計起，倒數到從前，總算南海之濱是幸福的地方啊！有人造反，却仍然保存着安閒，這種幸福不令人留戀，還有什麼足以令人留戀啊？哈哈！

「一般」四月號 第四卷 第四號

世界經濟穩定之問題

愛棟 譯

中國戲劇之起源

艱難

為詩而詩(續)

說翻譯之難

藝術的科學主義化

讀郭譯「爭鬪」後底幾點商榷

拆廟裏

一般的話

李健吾

奧郎比亞  
風景

Manet  
Manet  
Monet  
作

陶詔年

黃詔年

方欣庵

朱自清

端先

豐子愷

魏鑿凡

黃詔年

子欽

薰年

字

作

作

# 湖上征鴻

(給周閑慶君的信)

趙銘彝

閑慶：

你來與我的去是一樣的匆促，幾年不見，很想陪你暢快的玩一下，雖然我也是窮人，但我能找出我的玩法，倒並不在乎大餐館，跳舞場，以及低劣的樂園世界之類；不過影戲院須得要去幾次的。時機不巧，奈何！

這次的旅行，是使我十分高興的。因為時常被別人炫耀說西湖是如何的秀麗，我早就起心要去，何況這次還有許多師友同行呢？

現在我要對你驕傲了，我已投進西子的懷裏了。我到的時候，正是太陽攔在山巔上所謂「雷峯夕照」吧，可惜雷峯而今倒去，但她十餘年來倒映在湖中的影兒，決不會磨滅的啊。那夕陽映射在微風吹動的湖波上面，是多麼美麗的霞光，這種景色我簡直不能夠形容。像我們這久伏在灰塵的都市中的人，從何處會得到鑑賞這種的機會呢？這並不是一種誇張，當你把船撐到湖的中間去，你會感覺着

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底清氣，從你的身邊撲來，你的鼻端，你的全身也都得有一種振作，我挺想會有如他對她擁抱時的興奮底舒服，這種味道你嘗過的，那末你照此去想罷，理會罷，實在我的筆太笨了啊。

我這信是雜草般的記錄，那末讓他這樣去罷，不過於你的地址我可忘去了。我們這預定的短時間的生活，不能使我有多少閒暇，於你的信，我決定于這旅行終了時一併將各天的生活報告你，對於你的公務或許不致于煩擾罷。！我想。

這是第一夜與西子相對，我不能不帶有幾分煩躁。友人忠郎約我去訪蘇堤，我們在第一橋上坐談一陣，不知怎麼的我忽然說「西湖不是自殺的處所」的話。

「唔？」這自然使他有些突然的迸發出這聲音。

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西湖太調和了，太平靜了，你一同她接觸，無論怎樣她總有些征服你的地方。這兒所能感到的是生之留戀，與青春的快樂；沒有一點感傷，頹廢的色彩；而且沒有雄壯刺激人的山峯，到處都只有溫和與柔婉，所以我不以為是自殺的處所；即使你跳下湖水去，那不很深的水把你淹死了呢，但當你的屍身，腐爛的醜惡的屍身浮現了時，這是何等的不藝術呢？忠郎也附議。

## 十四日

今天跑了一天，很覺疲倦。我來此的目的，似乎什麼也說不上。既不是為採取或製造新的「烟士披里純」而來；也不是朝山拜水，還我從前的心願的。我很頑固，只想在此隨着大家胡鬧一陣，因為我是一個孤寂的人，怎樣也不能得到安慰，想在這喧鬧的團體中，或可取得一些悲寂的微笑，從這樣把我的時光混過許多吧。不過想誠然是這樣的想，能否做得到，那就不得而知了。

晚到湖濱公園附近去洗澡，順便又在某書局買本海涅的「哈爾次山旅行記」同塞門諾夫的「飢餓」，損失我家產四分之一。

今天的筆記裏有以下的幾句話：

「我刻刻都在恐懼，我的心跳動得使我的頭都發昏。什麼會要臨我，我可不很知道。享樂着我們有限的人生，到底有多大的意義？這沒有人能夠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

「……時代是如此的嚴重，絕不讓我們有體驗的機會，將怎麼辦呢？……」

「說誰會了解誰的人，他簡直是笨得一無足取的

貨色！」

開慶兄，你看看這些話不會是神經衰弱的人說的罷？

## 十五日

關於西湖的風景，我簡直不能夠描寫給你，只好讓你跑到這兒來鑑賞吧，口之與筆是多麼笨拙的東西啊！

我離開上海之前一天，你，晚村同我一塊去訪孫伏園先生，路上閑談着一些事情，你希望我這次遊湖必定有而且應該有一些創作品給你，啊，太使你過望了，到此已有這麼幾天，而所有的僅僅一首二三十行的詩和幾節零碎的感想，真是太寒儉了，同時我覺得很慚愧的是我沒有這一種創作的力，這個「力」的缺乏，于我是常引為苦悶的事情呢！

今天我坐在曼殊大師的墓側對着提橋出神，不知怎樣的我會耽心到白堤上的泥土，將完全被公共汽車的車輪飛捲以去的事情，現在想來，似乎可笑之至。

來到西湖，本為求得精神上之休息，奈所得恰相反，只增加了疲勞，這有什麼辦法呢？

友人忠郎來此追尋舊夢，而且舊夢中的脚色，一齊都在這兒，將開演新夢吧；而我呢？唉！

這封日記式的信函，從這裏斷成了一片殘葉，從那時以後，天天忙于演戲的事情，回滬後雖在上課以外不少餘暇，而我的心情却又使我不願再續下去。飄泊的開慶啊，你原諒我吧。

此函本想直接寄你，但你的通信處我又忘去了，（近

來有很多事情，轉眼即忘去了，我真不知怎麼的好。）承伏園先生的厚情，收下了他給我的「貢獻」很不少，沒法替他做點東西，所以我現在把這信給他老人家，也算是一篇稿件吧，雖然太些微一點！假如你能夠得見這信時，請將通信處給我。請了！順祝

弟銘彝上。五月十五日補寫。

## 前 進 第一卷 第二號 出版了

由日本問題談到所謂外交……………愈之  
怎樣到了現在？（下）……………愈之  
穩健派迴避革命的策略……………允  
總登記的前途……………希  
張作霖出關後的政局……………桑土  
外蒙古經濟的價値（續）……………藤野

最近談外交的幾個錯誤見解……………潘雲超  
紀念五卅應有的覺悟……………潘雲超  
讀者論壇  
恢復本黨的先決問題……………又文  
通訊  
日本鐵錐下的青島……………清林

附件

## 作品與時代

王任叔

或許我底見解的確狹隘一點吧。「文以載道」這一種文藝的性質，我始終不會否認過。我總奇怪，爲什麼主張「言之有物的」文藝批評家，一定要否認「文以載道」的見解。在我以爲，「道」和「物」還是一種東西。而這種東西的獲得就在於作家所處的時代。文藝作品一定要有作家所處的時代中的「道」或「物」，這是我始終肯定着的。

——然而這也是我文藝見解的狹隘吧。

但我不是說，這「道」與「物」的獲得，並不是不需要感情的。而且，「情動於中，而形於聲」的話，我也能理解。不過，我的前提却確定於「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的上面。如其沒有外界刺激，感情是決不會妄動的。同時，文藝作品也無從產生。因了外界的刺激，感情的應召，於是好像要說些「什麼」了；這「什麼」便成了文藝中的「道」或「物」。文藝作品的產生便是這樣。

可是這樣的「刺激」與「感應」，是誰都有的，爲什

麼有的寫出來是一篇文藝作品，有的不但不算作是文藝作品，連這由刺激而得來的感應把捉都把握不住。這當然有點靠天才了。——但得聲明，天才也不是從天而降的，天才的發生自有他遺傳與環境。——於是，我的話又要轉到作品的表現的方法上去。

爲貪便利起見，還是把自己的老文章抄在下面。這篇文章是登在春暉裏的，題目叫做「虛偽的情感」，現在摘錄在這下面：

「情感是最不容易表白與傳述的，牠好像一頭逸馬，倘然不是有經驗的御者，就會失却了步調，東西南北的亂跑，文學作品裏，如其發現了這種現象，文學作品的價值就立時失墮。

在以前，中國的文學作品，已經有人下過適當的批評，就是「無病呻吟」。但「無病呻吟」，我以爲要分做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誠然有這種作者，自己本來沒有什麼失意事，偏要說些坎軻落魄的話；自己本來沒有什麼

大不了的才能，偏要說些懷才不遇的話；自己本來沒有什麼愛人之類，偏要說些相思的話。這是真正的道地的「無病呻吟」。另一方面，作者並不是沒有病，而且，或許還是病的很厲害，在他們的生活上確然可以說「憂傷以終老」的過着日子。但，把他們這種「憂傷以終老」的情感，表現在文學作品上，却反而被讀者看作「無病呻吟」了。這，並不是讀者們缺少賞鑑的能力，完全由於作者不能駕馭情感的逸馬，以相當的表現方法傳達出來的緣故。在這裏就發生我們所要談到的情感的虛偽的問題了。——因為由前者說，失却了文學作品產生的根本原理，簡直談不到情感的虛偽與不虛偽了。

最使讀者們對於作品的情感覺得虛偽的，就是感傷主義的作品。在中國的文學界，簡直是什麼都談不到。所謂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祇能當作一種點綴的說法。可是感傷主義的作品，則所在皆有。在我以為，作品中帶些感傷的色彩與情調，是不大緊要的，或許，在某種場合裏，還是需要；而且，誰是健全的人，誰對於人生不會發生懷疑過，感傷的情調，正是誰都有的。即就大多數人認定為自然主義派的作家魯迅來說，在「吶喊」的「故鄉」裏，最後一節就不免流於感傷；「徬徨」裏的「在

酒樓上」，「孤獨者」，都有感傷的情調。然而，這只是作品的一部分的色彩與情調，不是作品的全部；所以終不至於失却文學的「真實性」，而流於虛偽。要不然，如其有作者，把全部的作品，渲染了感傷的色彩與情調；那麼這作品不是成為「無病呻吟」，就成為「無病乾戚」了。——這「無病乾戚」確是今日一派自號為感傷主義者作品的特色。所謂情感的虛偽，就從這裏發生了。

我們應該知道，情感表白於作品裏，很難與我們心裏的情感的原狀取一致的形態。所以要把我們心裏原樣的情感，成為文學作品的情感，這必須取一種特殊的徑路，這所謂特殊的徑路，就是藝術的經營。然而經過了藝術的經營的情感，已不是原狀，當然有留其大者遺其小者的地方，但這也正是文學作品成其為文學作品的緣故。

以上的話就是說明「無病呻吟」的另一方面的意義。這固然由於作者表現方法的不妙，就是這篇文章後面所指出的兩點「過火的描寫，與抽象的說明。」但一半總還是情感欠有煥煉。再換一句話說，情感不深切，太淺薄了。我們的作家一定要勇氣來担受得起苦痛，來深切地把握住人生；不到失敗，決不致「無病呻吟」。所以我這篇文章舉舉引了自己做的二句詩：「我從此要唱理性的歌，理性自



有精練過的真情。」也就是這點意思。

在貢獻第二卷第五期裏我底「作家與人生」這一篇裏，初意本也不過要叫作家深入人生，而且要「爲人生而人生」，文藝作品不過是在這「爲人生而人生」的生活下偶然產生的寵兒。對於「無病呻吟」的，我固然不大歡喜；對於把人生的片面，當作人生的整個的作家，我也不大贊成。這不過站在一般讀者的立場上的說法。雖則陳先生說，我似乎有點狹隘，講到作品的真實性，有點傾向「文以載道」這一種性質。但我現在也好，就把這「道」或「物」和時代的關係來說說吧！

我聽到有許多人談起文學上的主義，總是說：「浪漫主義是古典主義的反動，自然主義是浪漫主義的反動。」好像文藝思潮，只有一脈相仍的文藝思潮能直接影響的，時代思潮是影響不了什麼的。這如其僅僅限於文體的改革上的說法，我也不想否認。如其就內容說，我則有些懷疑。我覺得有人說頹廢文學發生的主因即是工業。由工業所組織複雜而痛苦的社會中間，產生出病的文人，和病的文學。這話我頗相信。那麼，文藝思潮無論如何是避免不了時代的影響的。而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等等文學的發生，與其說是反抗什麼什麼過去的一種文藝運動，還不如說是

時代給予牠們一種推動，影響到牠們的精神方面爲對。作者，因爲學識太淺薄了，不能把這些各種文藝上的主義各加以時代的說明，真是一樁抱憾的事，如其有人這樣做，我覺得是很有趣味的。

同時，我們講到作品上的「物」，也一樣是從時代中獲得。不過，這獲得有正反兩面。正面的，就成爲表現人生，批評人生的健全的文學作品；反面的，就成爲否認人生，咒詛人生的不健全的文學作品。在我頗有些功利色彩的的眼光看來，似乎不大需要後者，而需要前者。但我爲文藝應取寬容態度起見，却不排斥後者。

近來頗有些人贊成革命文學，但也頗有些人反對革命文學。在我呢，當然是贊成的。唯一的理由，就因爲這個時代，是革命的狂飈時代。提倡的人，大概不會是投機，或趁時髦吧。怕是應某一種社會的需求，——不是讀者社會，——以進行他們所謂「意識鬥爭」的工作吧。但這，也可說這個時代在這樣的應召他們，使他不得不這麼做。一切「奧伏赫變」，「鮑爾喬亞」，我以爲儘可不必管他。革命文學之提倡與產生，總定時代的必然的趨勢。別的不容說，革命文學呼聲不起於五四以前或五四以後任便那一個時期裏，而偏偏起於南方的革命勢力正要向北發展開去

的時候，便是一個證據。同時，革命文學裏揭着顯明旗幟的無產階級文學不起於北代正，在發動之時而偏偏起於像現在這樣一個局面下，也是一個頗可尋味的證據。雖則這般提倡者本身未必都是無產階級，或什麼勞動階級；但他們為什麼要鼓着勇氣來提倡，一個不好還是禁止，封閉，殺頭。這也不能不說是這個時代推動他們，使他們不得不如此。而且，我們追憶起來，無產階級文學的提倡，也不是今日始，好幾年前，沈雁冰君早已說起過了；可是應之者多麼寥寥。現在，似乎不是這樣了。這原說是一般人看風使舵，趁熱鬧。但為什麼竟要使人『看風使舵，趁熱鬧』呢，這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時代』，使他們不得不『這樣的做』。所以反對革命文學的人，我總覺他們偏見太深了。他們以為文藝的價值是超於功利觀念上的，文藝的永久性是超乎時代的。唯一的理由，他們以為過去的偉大的作品，到現在還是偉大。過去の有價值的作品，到現在還是有價值。莎士比亞，屈原的作品過去是光華燦爛的，到現在也還是光華燦爛。偉大的有價值的文藝作品是終古常新的。這，我覺得不是偏見，至少也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說話。文藝的永久性，就是建築於文藝的價值上。文藝的價值的衡定，我們是不能不取決於一般的讀者社會的。原說是

當，作家創作時，多不過爲了自己。但一篇別人看不懂的作品，未必會真的流傳於後世吧！所以與其說文藝爲了做着自已看，倒不如說，文藝爲自已做，却要使別人看。好在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多少總有使人了解的可能。所以我說文藝的價值的衡定，總還是取決於一般的讀者社會爲對。叫現在的英國人來讀莎士比亞，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樣。叫現在的中國人來讀屈原的離騷，我以為還不如讀魯迅的吶喊吧，讀茅盾的幻滅動搖吧！這樣講來，文藝的價值就不得不跟時代估定了，文藝的永久性也不得不因時代的變遷而有點搖動了。我以為，文藝的永久性是寄宿在時代的歷史價值上。要是不能了解某一時代的背景，便不能了解某一時代的文藝，文藝的永久性便也失却了。不過，話要回轉來說，在特殊的讀者社會裏，他們或受過高深的教育，他們或終年浸沈於古籍裏。他們被迷醉了，文藝的永久性便可在他們的心中建起來了。然而，同時，他們也否認了文藝的時代性了，我可以預料。

文藝上的寬容，我覺得是需要的。正因爲人生是多方面的。提倡革命文學的人，紅頭赤筋的似乎是文學即非革命文學不辦。我也有點感到氣悶。但我總覺得與其說文藝是精神生活之一，還不如說是物質生活之一，更來的直截

了當。因為精神活動根本寄宿於物質條件之下。有某一種樣式的物質條件於是才會有某一種樣式的精神活動。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不是並行的，是隸屬的。吳稚暉說得好：「人……接觸外物，則造感覺。迎拒感覺則造情感；恐怕情感有誤，乃造思想而為理智；再理智再三審查，使特種情感恰合自然的常如適當，或反糾理智之蔽，是造直覺。有些因其適於心體，而無需檢查，故遺留而為本能……」這就可見精神生活無論如何是受管束於物質生活的。所以文藝無論如何脫離不了人生，脫離不了這一個時代的人生。至於文藝可以滿足人類的精神生活，這，我也承認。但也有相當的限制。這限制也就是地位與時代。工人總歡喜描寫資本主義的罪惡的作品，資本家總歡喜讚歌頌黃金世界的作品。各人的物質環境的不同，各人的精神狀態也不同，各人需要滿足精神生活的文藝作品因之也異其趣。這是就地位說。就時代說，因環境的變遷作品產生時的背景，未必是讀者時的背景，領解便不十分容易；滿足精神生活這一點當然也有點欠缺了。

總之，我底意思是：文藝的永久性是寄宿在時代的歷史價值上。文藝的真實性是寄托於一個時代裏的真實的人上。（即作家與人生裏的主意。）一個作者要努力於一

個時代裏的人生，不要做什麼「藏之名山，流之後世」的綺夢。努力人生後偶然的發洩，或許還是偉大的著作呢。沒有時代反映着的人生的作品，不特得不到永久的價值，便時代的歷史價值也未必會得到。這是帶着頗有功利色彩的眼光我的說法。六，一四，作於春暉。

## 歌 Christia Rossetti

當我死了，我最親愛的，  
莫為我而哀歌；  
不要種玫瑰在我頭上，  
也無須在森森的松柏；  
祇任節雨含着我的頭上。  
你記着，我也罷。  
你忘了，也罷。  
我將看見日影，  
將我聞不到悲苦的夜學；  
在永不能忽忽現的夢；  
也許我許了你，  
也許我許了你。

（巖野譯）

# 新評論半月刊

## 第十三期出版

### 目 錄

國民黨到底代表什麼？	章乃器
有人注意到濟南的情形嗎	章乃器
可為痛哭的外交	中河
對日宣戰	章乃器
再談利黨的組織	章乃器
法國革命與中國革命	章乃器
不統一的外交的效與如何	章乃器
日人在濟南暴行的背景	季同
我們是什麼	適
現代的中國是什麼	施演
智識階級	施演
百姓的問題	施演
賄選議員出來了	烏
讀了『五四運動的意義及目前的責任』以後	譚
給——	巨垣
半月間大事記	巨垣
北伐軍克復北京	張作霖被炸
濟南的狀況	程潛免職
德國選舉形勢	歐洲的新風雲
鄉政局長與鄉董	鳳棲
我見的標語	夢
編輯者兼發行者	新評論社

上海霞飛路二百十四號  
電話一零八七二

本埠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

外埠代售處

新月書店 (兼代定) 各大書局

江灣出版合作社 南京中央書局

杭州民智書局 廣州新廬

汕頭三民書店 開封文化書局

西安派報社 新加坡正興美術公司

價目

零售每冊四分，外埠加郵一分；半年二十冊五角五分，全年一圓。歐美半年七角，全年一元三角

### 價 特 辦 法

學生，工人，兵士，如同時有六人以上，聯名訂閱全年，每份只收銀六角，但要舉出一位代表，以後刊物，全數寄給代表，以省費用。學校暑假及年假期內，可以因訂閱者的要求臨時分別寄到他的家鄉去。

# 實用藝術研究社第一次徵求圖案

一品名 扇子。

二材料與形色 不拘摺扇團扇蒲扇鳥羽扇等，所用材料與形式，一概自由。如能別出心裁，應用未經人用材料，尤所歡迎。

三圖樣 應徵圖樣尺寸最好實大，如須放大或縮小，須註明倍數或尺寸。

四期限 七月十日截止。過限得另行審查。

五審查 本社特請專家開會品評後，即將審查結果報告各人。

六報酬 由本社介紹及格圖案於各製扇廠家，并登載廣告投標，此值完全歸設計者所有，本社不取絲毫。

七通訊地址 上海福州路六三二號嚶嚶書屋轉。杭州西湖國立藝術院轉。

實用藝術研究社啓